

SEP 1 1944

潮流

· 目 要 ·

第

號

新華書店

北平新華書店

新華書店

七月號

潮流

叢刊

兆年書屋出版

第四期出版

白色的矜持	田堀
被遺忘了的青春	墨丁
谷	田野
賭徒和路叔者	王子
輕騎兵	畢基初
在北方	夏穆天
遠遠的想像	黑軍
探監	丁夫
放生池	鍾子芒
荒島上	藍紆

文潮

月刊

兆年書屋出版

鄭兆年主幹
馬博良主編

上海唯一純文藝小說月刊



潮流

七月號

我在裸體營 (特稿)

葉洪

皮屈拉克與勞娜之戀

獨山

西菲采風記

華成璠

花市外一章

雷音

五月的紅河

(小說)

郭朋

柴霍甫與屠格涅夫

余英

潮流論壇

風格的再創造

或人

重建文藝批評

汪彥

百合花之汁

汝惠

紅纓槍

(小說)

沈寂

倫敦大火記

余愛淥



藤菸客

(小說)

石琪【三】

莎士比亞做過賊

何凱【三】

生死夢

施濟美【六】

生命

徐翊【三】

夜與幻想的 Sonata

關山月【三】

故園散記

林莽【三】

你有第六感官嗎？

程志賢【七】

散文特輯

木板飛機和塑料汽車

歐陽瑛【六】

心香一瓣

(小說)

程育真【二】

昆蟲匠

沈翊【六】

雙輪馬車上的醫生

(名著節譯)

康悌霖【六】

將來你是怎樣一個人

文龍【三】

編後

鄭兆年【六】

三省水汀煤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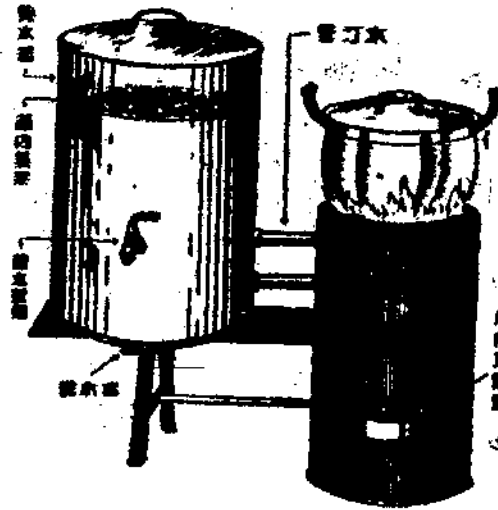
· 最新科學出品 ·

一萬餘家現已採用

文火急火 隨風箱 火箱可代 隨風箱 火箱可代 隨風箱 火箱可代
 文火急火 隨風箱 火箱可代 隨風箱 火箱可代 隨風箱 火箱可代
 文火急火 隨風箱 火箱可代 隨風箱 火箱可代 隨風箱 火箱可代

三省水汀煤爐

每日供給熱水千磅
 全家浴水不虞缺乏
 三個月後收回爐本



省料
 省錢
 省時

非但節省
 而且便利
 一面烹飪
 一面燒水

大來工廠出品

· 總經理 ·

恒昇號

地址：上海新開路四十二號
 電話：九三五六

新型子女越劇

徐 鮑

英 蘭 貞 玲

奎 鳳 羅 · 卿 雅 相

日夜獻演
 名家編導
 偉大名劇
 機關佈景
 全滬獨一

南陽大戲院

南陽橋安納金路
 電話八八〇三三

流 碧

葉 洪

書 叢

版 出 將

營 體 裸 在 我

居留在歐洲的第一個暑假中，我們夫妻倆得了一次不平凡的經歷。

漢堡的哥尼特先生時常慫恿我們去參加裸體運動，他給我們介紹各種書籍，他給我們許多照片，他給我們敘述自己的經驗，

……

我們的心活了，我們想去試一試。

「這是既省錢，又強身的；何況對於你們東方人，格外是難覓的機會。」

「話是不錯，不過，我們說不定會不歡喜 Nackkultur（裸體運動）。你知道，這對於我們是太新奇了。」

「怎麼會呢？就是最反對 Nackkultur 的人，祇要到了 Freilichtpark（裸體營）這處就上一天，不到傍晚，他就會變成竭力贊成的人了。」

終於，我們隨着哥尼特出了漢堡城，向裸體營進發。

裸體營在一座小山的背後，左旁環繞着一條清溪，蜿蜒曲折，可以通達漢堡。進口處並沒有什麼堅固的屏圍，祇有一道籬笆和外界相隔。門口的牌示也很普通，上面寫着：

日光浴場

非經本人允准，一概不得入內。

齊默曼

裏面的風景很好，四周有很多的樹木，中心展開一片廣闊的草坪，遠遠望去，正有三五成羣的男女，一絲不掛地在遊嬉。這真像伊甸園裏一羣「赤身露體，並不羞恥」的亞當夏娃們。

在辦公室裏，我們遇見了創辦人齊默曼，——他倒沒有裸體。他很和善，說了許多歡迎的話；並且告訴我們，此地已有個中國人，是從上海來的，姓王，假使有一切疑難，都可以和王先生商量。

最後他請我們填一張入會表，除姓名籍貫等之外，還有許多問題，譬如參加過什麼健身會，歡喜什麼運動，會游泳嗎，對於裸體運動有什麼意見，什麼時候已開始感到興趣的，實行過嗎？……

他給我們安排好居住的屋舍後，就領我們去參觀。

草坪上許多人在打球，沙地上許多人在晒太陽，小溪中許多人在游泳。——男女老少，一個個赤條條的開着矯

捷的無遮大會。我們在一旁觀看，反而覺得有點難以爲情，看看自己的衣服，似乎已是多餘的了。至於他們，却很熱誠地跟我們打招呼，一點也沒有拘束的樣子。

齊默曼請王先生過來，給我們介紹之後就獨自去了。

王先生跟我們一見如故，談笑甚歡，真有一「他鄉遇故知」的神情。但是，他却沒有穿衣服。

這一夜沒有入眠，轉輾反側，不知道明天將怎麼辦，當真脫得精光嗎？當真在許多陌生人面前一絲一縷也沒有嗎？當真光着身子和大家跑來跑去？

後來，昏昏沈沈地睡着了，夢見自己赤身裸體的在大街上的散步。別的行人都沒注意我，但有一個孩子却指着我大笑，說我不要臉。

次晨一早，穿了浴衣隨着大家做了半小時早操，他們也都穿着浴衣。

早餐後，每個人都回去脫衣服，奔到草坪上遊戲。我們二個遲疑了大半天，總算也脫掉了。走到日光中，絲毫沒有寒氣。我們先在沒有人的地方奔了一圈，覺得倒很舒服，但是，心裏有點慌，生怕遇見什麼人。

忽然王先生趕過來了，我們真想逃。而他却談笑如若地拉着我們去打球。曳着沈重的脚步，跟他走到草坪中間

的球場。

許多人都照常地遊戲，照常地運動，一點也不注意我們，這使我們安心得多。——然而我覺得我們倆比他們還要精赤，因為他們的皮膚已晒得相當黑了，至於我們呢，是多麼的白皙呀。

打了一會球，很累。走到沙地上，躺下來打一個盹。有的人將身子埋在沙裏，有的坦手坦腳，像一個大字。

他們來邀我去游泳，我沒有異議，回到屋里穿了件游泳褲就趕到河邊去。——因為小溪已在裸體營的邊緣上，所以不時有外人經過，一絲不掛雖不一定有傷風化，總有點不登大雅。

一 流

游了片刻，遠遠駛來一艘汽艇，乘着幾個從漢堡來的遊客，他們當然是穿衣服，看見我們中間裸體的人，略現驚奇之狀，隨即也很不在意地馳開了。

我想，假使在中國，這隻船一定要停下來看上半年，而且每天一定會有成山成海的人特地趕來大看特看。

中午每個人都穿了衣服到餐廳裏來吃飯。一道的菜都是素的，因為遵照裸體運動的原則，是「回到自然」，應該和大自然接觸，真正的享受「太陽，空氣，水」。因此，除了作裸體的運動之外，更要履行素食主義。

當然有些人不大習慣，很想多付幾個錢餐費，吃點牛肉和臘腸；有些人寧可趕到裸體營外的村舍中吃飯。

同時，也有極端性的素食主義者，從柏林來的一對姊妹就是最顯然的例子：她們從來不到餐廳裏來，她們以為非但要素食，還要生食，所以每天躲在自己屋子裏吃生的菜，生的水菓，營裏的人，都叫她們「蘿蔔姊妹」。

餐後，王先生來和我們聊天：

「現在覺得怎樣，還有什麼躊躇嗎？」

「不，一切都很好，就是在剛開始的幾分鐘有一些不習慣。」

「這正和游泳一樣，剛下水總有點冷，一會就不覺得什麼了。」

「最初答應了哥尼荷之後，倒有點後悔起來，好像犯了罪做錯了事的。等到衣服一脫，站在衆人面前，眼見他們一點也不在意，心裏就放心得多。同時太陽光一照，好像直照到肺腑中，混身感到說不出的痛快。」

「本來人體是最適宜於裸體的，每個人都有好裸體的天性，小孩子不是很歡喜脫得精光嗎？做了大人，受積習和禮教的束縛，反以為裸體是罪惡了。」

「現在居然在德國有了正式的裸體營，不能不說是禮

教的解放吧？」

「德國人比較最愛好自然，而且第一次歐戰以後，經濟困難，許多青年不能夠作糜費的享受，所以都歡喜參加這種節約式的運動了。德國的勞工階級中間，參加裸體運動的人極為普遍，就是這個緣故。」

「那麼日後德國假使興盛的話，裸體運動還衰落下去嗎？」

「很可能，有了錢就會歡喜聲色犬馬了。——但，也不儘然，因為除了經濟以外，還有性的因素。我們不能否認，裸體可以滿足我們性的好奇。」

談得很痛快，不知不覺中已打發了這一個下午。

傍晚，許多年青的母親他帶領着她們的子女到湖邊來運動。她們並不會加入裸體營，都是居住在附近的主婦們，在每天下午乘着餘暇就來此操習，所以她們沒有裸體，穿着單薄的運動衣。

裸體營里的佛樓雷·房·佛利林先生權充孩子們的義務教師，指導他們作各種運動。

一會兒，大家一起體操，動作十分整齊。一會兒，個別活動，你跳你的，他跑他的，各各不同。

房·佛利林先生最擅長作各種動物的動作，所以他也

常教孩子們學貓跳，學狗爬，學牛耕田，學馬拉車……

我們在一旁看得捧腹大笑，他們却自得其樂。

王先生最注意一個年輕的小女孩子，他懷戀地說：

「我底孩子的也有這麼大了！假使我回到上海去的話第一個就去找她。事實上，我也只爲了她才回上海去。」

他仰起頭，看看蔚藍的天空，彩色的晚霞，陶醉在沈思中了。

一個月以後，離開了裸體營，我們除了得到一次不平凡的經歷以外，還增加五磅體重，混身的皮膚也變成赭黑色了。

文 潮 已第四期

夏穆天：在北方

畢基初：輕騎兵

王子：賭徒與路劫者

康明：暗影

兆年書屋出版

皮拉克與勞娜之戀

獨山

一 潮

一三二七年三月初六大清早六點鐘法國亞維農城內聖克萊教堂正舉行早禱，一個廿二歲光景的青年跪在地上這樣禱告：「我願此後只與男子，莊重而有思想的男子爲友。我心坎中唯一的女子就是我在天之靈的母親。主啊！您知道，自從我母親兩年前去世後，我立志皈依主，我決意拋棄這塵世罪惡的生活。」

禱畢，他抬起頭來想看看聖壇，他的視線却落在一個伏在地上做禱告的女子身上，她那金髮盤結的頭是那麽嬌小可愛。她立起來了，拉拉她的青色外衣，一陣紫羅蘭香飄到他的鼻尖。他見到了那細長圓潤的，天鵝似的頸子。這時做早禱的人都起身要走，惟有他還跪着歆羨地凝視這個女子。她轉身過來了，顯出那美麗的臉龐！她對他報以那憐恤間微笑的一眼。她的蔚藍的眼珠，好似兩顆晶瑩寶石。

他兩腿搖搖擺擺地立了起來，向教堂大門走去，頭上一陣昏暈，像喝了什麼烈酒。他剛跨出大門，猛然想起忘了帽子。却自己已不敢進教堂去拿，怕再看見那雙光芒逼人的眼睛。立在門外，他對守門的一個老者說：

「我的好史蒂芬，我忘了我的帽子，就在那位美麗的女子旁邊。」他一面說，一面掏出幾塊銀幣放在那雙又濕又膩的手掌上。

老者進去了，一刻兒拿了她的帽子出來。

「那個女子，你——你曉得是誰？」

「啊！那個滿頭金髮漂亮的女子？她就是勞娜（Lena），是休特塞（Hutch de Sate）伯爵的太太」

「當然，當然，我真笨！」這個又悲哀又愉快的，如醉如狂的青年又同衣袋裏掏出銀幣放在那隻吃驚的手裏。帶上帽子，他們惘然直向街頭走去。

13

這個青年即是意大利文藝復興運動的先鋒，學者，詩人——皮屈克拉（*Petrarch*）。

好幾年前因為政黨的傾軋，他跟了父母由羅馬逃到亞維農。父親是一個羅馬有名的律師，他盼望皮屈拉克能夠繼承他的衣鉢。皮屈克拉到孟柏里歐大學去專攻法律，爲的是要違重父親的意思。可是在那面，對於法律態度冷淡，對於古代希臘和羅馬文學興趣特別濃厚。他的母親逝世不到兩年，他在孟柏里歐大學一日又接到父親的噩耗。急忙趕回亞維農，已見不到他父親的面了。此時他孑然一身，舉目無親，陷在悲哀的深淵裏。但是悲哀會帶來它的補償給予人們。他現在覺得自由自在起來。枯燥的法典不再去鑽研，但丁和浮吉爾的詩集，這是他父親以前不許他瀏覽的書，現在可以恣意朗誦了。他已進了天主教會，接受了主教所賜的高級教士戴的禿頂帽。

自從教皇克萊孟五世於一三〇八年把宮廷由羅馬遷到亞維農，這個地方已成爲教士，學者，政客，蒼粹的中心。城的前面著名的羅恩江滔滔地流着，流向地中海去。城裏那座巍峨的哥蒂克，建築就是聖克蒂教堂。它的風景，它的藝術，它的音樂，立在叫人留戀，皮屈拉克就在這個地方寫起了美麗的勞娜。

勞娜與休特塞伯爵結婚還不到兩年。她年纔十九，她的丈夫可要大上十歲。而他的性情是那麽乖僻，粗暴，固執，這個結合，誰都看得出來，是最不適合的了。勞娜去做早禱，休特塞總要派一個侍女跟着，還有什麼用處？一個侍女不能阻止勞娜對於一個青年的慕恍，自從她與皮屈拉克初次在量克荷堂裏邂逅之後，這個聖地就常常有她的情影。

沐浴在月光裏的街衢上，皮屈拉克冒着冷峭的風蹣跚地走着。他剛同史蒂芬那邊回來，面上露了喜色，好像獲得什麼好消息似的。他跨進自己的臥室，有說不出的快樂，也有說不出的煩悶。他覺得要寫一點東西，纔舒舒些。但丁與浮吉爾今夜不讀了。他起初想用拉丁文來寫點詩，不，這古奧的文字不能抒寫他的熱情，他決定用弗羅倫斯土語。他的筆尖今夜所寫出的是幾首韻律鏗鏘的商籟體（十四行）情詩。這就是日後名滿歐洲爲勞娜而寫的（*Canzoniere*）詩集的開端。

二個月後教堂中人漸漸注意勞娜和皮屈拉克的來往。亞維農全城似乎傳播着一種謠言。這謠言又傳到休特塞侯爵的耳鼓。在惡劣的情緒下，他寫給皮屈拉克一封措詞客氣之中帶點威脅的信，叫皮屈拉克即日與他的夫人斷絕往

— 流 潮 —

來。皮屈克接到這封信，非常毫不畏懼，反而寫了幾首商籟體詩，那樣文情並茂的詩，證明他對於勞娜神聖純潔的愛，正像他對於聖母的一樣。這幾首詩他又抄了數份，贈給城內的好友。柯羅納主教和新近結交的英國學者特皮雷先生讀到這些情詩，莫不驚訝贊歎，連奈不列斯王勞伯特也賞識皮屈拉克的詩才。因之召他入宮。知道風勢不對，休特塞侯爵倒也聰明，此後不想再寫同樣的信，而皮屈拉克却一躍而成名了。

但是商籟詩的吟咏，情的熾熾使這個詩人消瘦起來。他的好友柯羅納這時做了龍巴主教，為他的健康着想，邀他來龍巴衰理文墨，希望環境的變換能恢復他的健康。皮屈拉克逗留龍巴約有三年之久。這是他遊歷的好機會，那面有幾座宏太寺院，他在裏面發現了幾個古代手鈔本，快活得如獲珍寶。有了閒暇，他還譯譯些古典文學。身體好得多。詩興却無形地減少了。勞娜似乎已成爲一個美麗的回憶。但是他總想回到亞維農去，他不能忘記它的音樂，風景，和藝術。他想他對於勞娜的愛情，自問已控制得住，不會同以前那樣如醉如狂吧。

過了三年恬靜生活，他又回到亞維農。幾天之內在街道上與勞娜相逢了。啊那似曾相識的，震盪人的凝視。勞

娜走過去了，他的腿在發顫，身體靠在柱子上，怕要昏倒。那一夜他不能入夢，又寫了好多首詩。如今他才承認愛的魔力。在精神上，在肉體上，愛神已將他征服。愛，對於勞娜，是生活之外的一件事；對於皮屈拉克，是他整個的生命。你試讀下面幾行詩，便可聽出他心坎中發出來的悲歎：

O Straying steps! O blind and busy dreams!

O Constant memory! O keen desire!

O Passion strong! heart weak with its own

fire!

O Eyes, not eyes, but salt and living stre-

ams!

他的精神和身體受了極大的震盪，醫生叫他到摩亞維農十五哩之遙的伏克邁幽谷去休息。在這幽靜的山林中，他足足住了十年，寫商籟詩是他無上的慰藉，在這時所寫的詩上看來，他與勞娜還不時謀面，可是寂寞的歲月重重壓迫着他，或許可以說明他何以找到了另外一個女子，而且這個女子還替他生過一男一女呢。

一三四一年三月八日羅馬卡僻陀鄰山發出一陣號角聲，接着一隊穿了緋紅服裝的青年在六個穿了綠色衣服，頭

上戴了桂冠的男子後面走着。皮屈拉克也在當中慢慢地走，身上披了奈不列斯王所賜的御衣。街道兩邊洋樓窗櫺都擠滿一美貌的女子。她們手拿花彩紙，對準了皮屈拉克擲下去，打不中他，反把街道上鋪得一片錦繡。此時一位高級官吏從自己頭上取下一個桂冠，恭恭敬敬地將它戴在皮屈拉克頭上。然後他朗讀奈不列斯勞伯特王和羅馬議會的宣告，皮屈拉克已被推崇為桂冠詩人了。可惜却巧這時勞娜目疾很重，幾有失明的危險，不能來參加她的情人一生最光榮的盛典。

一三四三年皮屈拉克要回羅馬去從事政治生涯。又要與勞娜小別，但是這一別後，何時能再見，誰也不知道。他去與勞娜告別時，勞娜只穿了一件樸素的長袍，連她平時喜歡戴的珠圈也不戴了。她只默默地坐着，似沒有什麼話可說，樣樣晶瑩秀美的眼睛含着無限愁意，叫皮屈拉克看了，越發難堪。難道這會預示着什麼災禍，什麼不幸！

皮屈拉克回到羅馬，又以羅馬到了意大利北部，會見了許多舊友，逢教皇克萊孟六世之囑，又趕到奈不列斯王宮去，完成一個政治使命。一三三七年他還寫了一首長詩，歌頌 Cola di Rienzi 解放祖國的功績。翌年一三三八年歐洲蔓延着頂可怕的黑死病，這個病來勢洶湧，整個歐洲

籠罩在死神黑影之下，勞娜在這年三月六日——就是她與皮屈拉克在聖克萊教堂初次相遇的那一日，——也遭死亡。年紀還不過四十。皮屈拉克聽到這個噩耗就在他的浮吉爾詩集頁邊寫着：「這告訴我，我生命的價值已不復存在，我生命中一條最强的弦線已經崩斷了！」

勞娜死後，皮屈拉克的詩才越發橫溢，情感越發豐富。他的商籟體詩中最纏綿悱惻的幾首即在此時完成。他憧憬着過去，深深印在他腦海裏的是勞娜。當年情景，那堪回首！

Alas! that face, the misted stare, the way

She had of carrying her tiny head!

And oh, her voice, the vivid thing it said

That track me down and eat my heart away!

休特塞侯爵在勞娜死後不到八個月就與另外一個女子結婚，可是他已有十個女子的父親了。

一三七四年六月十八皮屈拉克的僕人走進他的書齋，發現主人的頭倒在一卷詩上。皮屈拉克已與世長辭了。他的朋友把奈不列斯王所贈的緋納御衣拆在他遺骸上面，輕輕地放到棺材裏面去。十六位學者扶着他的靈柩，把他安葬在亞克地方一座小小教堂後面的墓地裏。

西非采風記



華成玲

西非法屬幾內亞有廣大的，荒涼無人煙的區域，不僅外人沒有到過，連黑人都茫然無知。這一點事實，是我和我丈夫到達西非以後纔知道的。本來我也像大家一樣，以為現在地球上縱然還有未探險的地帶，也是佔地甚微的。

雖然人們覺得，如果一個女人必須要跟她的丈夫到非洲去，她應該留在安全的沿海口岸。可是在他準備深入西非大陸時，我也得到同行的允諾。當局對於我們的安全不肯擔保，我們願負一切的責任。

我丈夫的第一個根據地在彼塔（Béta），一方面是爲了他的便利，另一方面也是爲了我的舒適。彼塔過去就是荒漠地區，那裏僅有的交通工具是人類的腳，僅有的運輸工具是人類的頭。

在彼塔的時間是過得很快的，住在當地的兩位法國夫婦都極善款待，極爲好客。他們告訴我很多關於這一帶地方，及這一帶人民，四足獸和植物的情況。

每一個土民的村子，都有一個村長，管轄全村事物。這裏的土人大多是混合血系的符拉人（Fuljona），多才的手藝家。我們到達彼塔的第二天，有兩個編籃匠帶了許多顏色美麗的籃子和各種大小的圓席來。正在我對他們的貨物稱羨不已時，又有一個皮匠來了，他拿出尖頭的無跟拖鞋，腰帶，鑲邊的皮袋和枕頭。我們是好主顧的聲名一定傳播得很快，因爲此後各種手藝匠接踵而來。

一個下午，我騎馬外出，有兩位土著音樂家緊緊地追隨着我。我夾馬急馳，他們也飛奔；我緩馳他們也在後面跟着；我牽馬而行，他們就在我旁邊。他們不停地彈弄手中弦琴，而且不時地唱出一種單調的歌聲。我清楚地覺得，他們隨口編造了一些諷刺我的歌。因爲據我所知，他們以吵鬧的時事短歌款待他們的同胞的。到了

終點，我給他們香煙，他們愉快地接受了。但我無法尋出這種歌聲的意義。

在前進的旅程中，古古——我們的馬，遭到許多苦頭；涉河渡水的時候更爲麻煩。既不能把牠裝在獨木舟，又不能讓牠從搖擺的竹橋上走過去。第四天我們僱了一個會游水的土著，先探出河水最淺的地方，便繩子把牠拉過去。沒有鱷魚侵擾過我們的古古，也沒有獅子的麻煩，雖然多數時間，我們是在獅子的國土內。但有一晚上，一隻鬣狗走近來，古古幾乎逃掉；不過大家很容易地捉住牠，用一大把一大把的乾草把牠平靜下來。

我們的隊伍中另外還有一個動物，一個最有用的——一隻小貓。小貓極親密可愛，但也野極了，牠從沒學會把爪彎進腳掌裏面去。雖然我身上抓痕累累，可是我並不抱怨，因爲牠保留我們旅途中住屋的整潔，牠去鼠除蛇，殺斑蜥蜴，吃大小蛛蜘蛛。至於牠追逐蝙蝠的本領簡直是一種驚人的絕技。

從彼塔到鮑邵雷（Bousouira），一共走了九天，我們在那裏建立第二個根據地。大隊包括近一百人。兩個武裝護從，一個廚子，一個僕人，一個翻譯兼嚮導；我丈夫用八個槓夫，我用六個，每四個一班，輪流換替，在高

原上我們幾乎很少用到牠們，因爲不是上坡路就是下坡路，要不就是岩石累累；此外還有六七十個腳夫。

槓夫們不抬我們時，就抬鎗，燈，指南針和照像機。除了少數的食物，可以就地取給以外，我們差不多甚麼都要帶，連房子都帶，全頂在土著腳夫的頭上。普通一個腳夫可以帶六七十磅東西；可是那些爲自己的工作的人，往往能頭頂百磅以上的重量。

在我們走近梅林克人的家鄉陶巴（Touba）時，太陽已快沉落了，我下來走路，讓槓夫們休息。突然地他們跑過來，用手語向我表示，一定讓我坐到槓椅上去，我聽到了通通的鼓聲，接着是歌聲，我知道快到村子了。在歌聲



樂器中，梅林克的男女孩子跳着舞着，環繞着我們；這時我所有的情緒，該不下於該撒大帝的凱旋吧？

迎接隊吵擾地伴着我们，到達時已經有一間爲我們準備好，打掃清潔的草屋，角落裏放着飲水和蛋。傍邊有一小間草屋可以供烹飪之用，薪柴和餵馬的草也都預備舒齊。村長立刻來招待我們，送小雞給他們，並問是否還需要別的什麼。爲了表示他這地力的富庶，他更給我們橘子，番薯和香蕉。他給了我們一隻小羊，只要十三個法郎。廚子把小羊殺了，炙烤分食，大家意興都很好，直到吃光了，他們還在高談；結果我丈夫不得不派一個護從去關照他們睡覺，因爲明早還要趕路呢。

過了高比阿，我們就看到巴利里斯（Bossaris）的影子，住着非回教徒，非拜物教的教人民。漂亮的小孩子，完全赤裸，帶着長長的弓箭，站在道路的一傍看，我們經過時，和藹地向我們喊：“Bonjour Monsieur” 明朝地笑着，露出編排整齊的白牙齒。

我們在巴利里斯區過了好幾個月，把鮑邵雷當爲根據地。這一帶區域的領袖叫做阿爾法。他是一個面型英俊的男子，很高很瘦。他待我們非常謹慎周到，甚至帶了三位太太來拜望我。她們收受我們送的鮮艷的花手巾和珠子，

顯然很高興。阿爾法自己在接納我們的檸檬汁時，也不禁誠摯地笑了。

由於阿爾法的客氣，我們村子上面的小山上，得到三間乾淨小草屋。這裏的房屋都是圓形的，硬土地，蒼屋頂，沒有窗戶，有兩扇門。一扇是通到外面，一扇通到後園中。我們把一間草屋當做臥室；一間做辦公室，餐食，和會客室；另一間給兩名衛從，廚子，和僕人睡覺。

一日飯後，我感覺無聊，取出留聲機來聽「火的舞蹈」，可是不到十分鐘從四面八方來了不少的人，在我的四周站着和或蹲着。第三張片子還沒唱完，已經有六七十個男人，女人和小孩子了。

這個「音樂盒子」顯然使得他們着迷了。在他們聽見留聲機中發出人的笑聲時，樂得直蹦直跳，愉快地尖叫起來了。當我叫廚子告訴他們已經最後一張唱片時，他們失望是非常顯明的。後來他們派了一個代表去見阿爾法，請他要求我每晚開個音樂會。只是這太多了，我答應他們隔兩天舉行一次。

尤其是鮑邵雷的時候，四周的隣居都把我帶做醫藥顧問。切傷了，割傷了，都到我的地方來上藥酒，包紮一番。最常見的病症是腸蟲病，施以大量瀉藥，非常有效。銀

卵黃素眼藥也頗有用。當地土人對於奎寧的能效倒是聞名已久。

我們到達岳康健（Youkounkoun）時，已經是下午四點了，這是我們第三個根據地。此地專司挑水之職的全是女人，他們對我屋中放的鏡子感到很大的興趣。

採辦食物對於我們並不是很容易的事，我們儘量使用能夠就地獲得的東西。在岳康健却是極幸運地得到許多種食品。我自己並不要去市場買，有一個孩子每天送上門來。他左手提一隻大公雞，右手一筐蛋。我客氣地告訴他，我要嫩的小雞，他答允了，但覺得很奇怪。同時問我還要什麼，我也和他說了。不多一會兒，有許多村人趕來，帶來米，玉蜀黍，落花生，蜜，芋薯，和豆子等。不過這一帶沒在水果，我們需要的時候，得派腳夫到外地去運來。糖倒很容易得到，糖漿祇有海岸一帶纔有。此地人民還有一種風俗，就是牛僅可殺掉吃肉，不能擠乳。所以牛乳也要到外地去運。

我們在這裏住了三個月，我丈夫調查測量；我研究此地的昆蟲，宗教和風俗。岳康健的女人結婚較遲，因為她們結婚之前必須證明確有生育的能力。所以女人至少有了兩個小孩子後，纔可以結婚。

這時正是非州大陸刮乾燥風的時候，皮膚和嘴唇粗糙，乾裂。凡士林及甘油毫無用處。當地土人在嘴部臉部抹滿了花生油。

一個月以後，風勢息了。不久，雨季也又開始了。我們想整頓行裝，重復回到文明地區。

Eleanor de Chatelet 原著

預告：

文潮月刊

第五期 新進作者作品特輯

文潮叢書

第一冊 純小說特輯

請注意出版日期！

花市外二章

雷音

花市

花市是寥落的。人們的心情變得鬱結，對於花也就不禁感覺冷淡了。

我走在花市中，如迷失在異國；朋友却歷歷能道。說是買點什麼吧，就挑了一束紅的和紫的。今天，我喜歡一點濃豔的顏色。

有時候人的行動是很可笑的。家裏沒有插瓶，買花回去做什麼？在或一剎那間，你冷靜地想起自己，不是已經做下太多沒有理由的事嗎？

我拿着那束紅花，朋友捧着紫的。但，我愛的是紫，朋友却喜歡紅。換一換不就行了嗎？當然這很方便，可是換了又怎麼樣？難道你真以為我們兩個人比你笨！

回到朋友家裏，把兩束花扔在散亂的書桌上。它們已經枯萎了。

朋友說：「我們把花糟塌了。」

我說：「不是我們，是時間。」

季候

檯燈昏暗，室內靜悄，朋友在紙片上塗鴉：一些不關聯的單字和複語。

我說，「揀一個好日子，到外面去走走，是春天了呢？」

「春天嗎？多荒涼的春天！」

「荒涼的春天也是可愛的。」

「可是我感覺不到春天！」

「你是說，你倒更覺得像秋天嗎？」

「也不。我只覺得都市是沒有季候的。」

生 死

生死是兩極端，却又相依相鄰；前一秒鐘和後一秒鐘可能是兩個世界。而我們之間真有人在美麗地想着死却不能美麗地想着生嗎？

或日遇見一位小姐，說是祇要再活五年就夠了；多荒唐的想法。

——老年是乏味而可怕的，她說。

——但再過五年你還很年輕，而且也一定還像現在這樣美麗。

——可是我夠了。我只要再活五年。

——你是說五年之後你要自殺。

——是的。我要跳到海裏去，藍色的海裏去。我一定死得很快樂。

——好。那時我一定為你寫篇小說，叫「投海的姑娘」。

——不，叫「投海」。

——爲什麼？

她沒言語。眼角濕潤了。



五月的紅河

郭明

紅河的水靜靜地流着，永遠發着赭黃色，一城又一鎮，穿過無際的沃野，穿過僻塞的叢林，浩浩蕩蕩，蜿蜒着直朝南海奔去。

一 潮 太陽光無忌憚地掃着大地，灘岸的砂石發着刺眼的金黃，火炙的風從河面上掃過來，棕櫚深綠的闊葉葉無力地垂擺着，發着悉索的聲音，熱浪不停息地從四面八方襲過來，人們喘着氣，悶都悶地像鎖在熔爐裏。

一 流 空氣靜寂着，似乎這世界上整個生物界都被噤止窒息似地，遠處有小火輪緩慢地劃破河面踽踽地前行，唧唧唧——曳長地叫着，黑煙陣陣散開去，一直隱到碧藍的天際裏，汽笛的嗚叫疲倦幽長，叫人像在聽催眠曲，那黑色的龐大動物也像永遠固定不動，這裏那裏成堆的木筏上浮下，浪花有節奏敲擊着邊緣，激起無數白色的泡沫，幾個人影慢條斯理地撐着竹篙，無力；失神，一切看上去都像出現在夢裏似地。

火車轟隆隆地過去了，大鐵橋空洞地激起回響，引擎裏冒着的黑煙慢慢沖淡了，大地上又恢復原先的靜默，空氣裏還蕩着一絲火車掠過軌道落漠的聲音，那鐵蛇大概早急駛過遠處的田野了。

河沿上有不少苦力揀着樹蔭仰天躺着，嘴角唧着葉子煙，腳成八字形支開，光着脊樑，醬赤的皮膚上像蒸籠似地不停地沁着汗珠，擦乾了，於是又有無數晶圓的珠粒冒出來，嘴裏嘟囔着，想脫會脫，但繩子嚼嚼死纏個不休，趕遠了，又慢慢聚攏過來，咿咿呀呀地像永遠唱不完似地，心裏一別扭，對準打去，不想撲了個空，手掌正落到那多稜角的砂石上，一陣被烙燙的感覺馬上像觸電似地在全身兜了個轉，爲泥土黏成污髒的臉子於是掛滿更多的汗珠。

阮老頭子守着菓攤盤膝坐在樹蔭下，有半鵝沒來一個主顧，藤籬裏依舊盛得滿滿地，香蕉，菠蘿蜜零亂地橫七豎八

躺着，阮老頭子納罕着這半天吃菓食的人都浪當到那兒去了，朝先攤子還沒落地，七手八腳一下子搶個空。而現在正是光景大不如昔，買賣越來越不成了。

「新鮮的芒菓，兩是新的啊，一個蘇一隻啊！」（註：蘇。——一分錢）

阮老頭子噙着嗓子喊，但周圍躺着的苦力們祇煩厭地擠擠眼，阮老頭子的蒼老聲音像落到大海裏的雨點，迅速為熱氣流團團吞住，不留一絲痕跡，他尷尬地朝周圍瞟了一眼，垂下了頭，一張多皺紋的臉更顯得平板，枯瘦的手搖着蒲扇，兩隻遲滯的眼往下闔，直像打瞌睡，但扇子才停，四圍的蚊蟲又聚合過來，吮着水草，吮着他的禿頂，吮着鼻樑，癢煞煞地，阮老頭子心裏急得直冒火，為補釘發滿的對襟掛變得濕淋淋，神像才從水溝中撈出來似地，阮老頭子嘟囔着：

「唉：這天，這天！……」

潮

聲音軟弱乏力，末了祇留下一長串嚶語，嗚嚶嚶，嗚嚶嚶，從脫落的門牙漏出來，混和在蚊蟲的合奏裏。

有一羣小孩喧鬧着走過來，不知從那裏玩倦了，赤着腳，滿身滾滿了灰，臉上油亮亮，混合着泥土；汗液，劃出無數的圖案，像蛆似地圍到攤頭來，戀戀不捨地繞來繞去，指着筐裏的水菓，交頭接耳地講着什麼，吐吐舌頭，又向老頭子做着鬼臉。

流

阮老頭子吆喝着，像趕蚊蟲似地揮着扇子，但那批孩子祇略為退了幾步；隱在樹梢後，並且大聲地唱起來：

「老頭的嘴巴開個窗，

沒有門牙想嚼鱸巴，

鱸巴嚼不動，

唉唉嘆氣啊……」

阮老頭子心裏又好氣又好笑，他隨手揀起塊石片朝他們扔過去，但孩子們不能比什麼還機靈，一溜煙早不知滑到什麼地方去了，空氣裏祇留下一片嘲諷與揶揄的笑聲。

阮老頭子嘆着：

「噫，真是，真是……小鬼豆子也學會欺人，晚上得告訴狗子，對，得告訴狗子，叫他結結實實揍他們幾頓，給爹也出出氣。」

一想起狗子，於是視線又落到那座龐大的鐵橋上，這會子狗子都在幹些什麼呢，總是又推煤車子吧，哼，推煤車，推煤車，這一輩字像生下來就為幹那個似地，成天哼滋滋地從早摸到黑，皮膚在烈陽裏烤着，渾身上下抹滿了土，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打那兒灰洞裏鑽出來似地，而每天也不過賺個兩三毫錢；狗子什麼都好，有的是氣力，機靈；活落，要是生在有錢人家，該是個傑出的人才呢！而現在却祇能做着苦活幹着比牛馬還不如的事，也許是受着命運過份殘酷的虐待吧，這鬍子狗子脾氣變得很暴躁，一不對勁就愛使性子，而且連他老人家的話也不愛聽，狗子小時候不是這樣的，最乖覺馴順，往後這樣下去，還不知會發生點什麼，這總是不好的啊，阮老頭子下意識地打了個寒噤，他沒敢想下去。

現在那座龐大的鐵橋竄到他的幻像裏，橋身分離成無數巨大的鋼片在朝他身上壓，使他沉重地喘不過氣，一會兒又雜亂地飛舞起來，敲打着，鞭擊着，他的頭腦有點眩暈，頭皮在發脹，似乎要撐破開來。

他的記憶又落到那個最恐怖的一幕上，也是在那橋上，不過那時候還祇有個支架，也是這麼一個五月的日子，他從橋柱下倒跌下來，等到他清醒轉來，發現一隻腿被鋸斷了，他成了一隻腿的人，他跑到工作的公司裏苦苦哀訴，但那有着一隻像肥豬塊頭的黃頭髮的工頭祇向他揚揚眉毛：

「豬仔，是你發昏了好不真地裁下去！」

他再向那個養得白淨的殖民地主人哭訴，他甚至要跪伏下來，但那傢伙却咆哮地揮起多毛的拳頭，大聲地罵着：「沙羅！」（法語，即混蛋意）

他還想辯解，但却為更多有力的手膀給攆出了，他挨了不少拳頭，末了有幾張紙幣塞到他胸口裏，是三十塊「庇亞斯特」，（註：安南通用紙幣）據說那是公司額外的恩賞，白種人是一窩寬大為懷的。

回到家裏以後，他病倒了，一連多天，他發着高度的寒熱，他神經失去了平衡，發着嚶語：「還我的一隻腿啊！我的腿！……」

但他的另一隻腿是永遠再還原不上了，等病魔撇開他走了以後，他變得非常孱弱起來，他失去了那份年青人的火氣，他變得安靜下來了，不久他父親也離開他走了，他是硬生生鬱鬱氣死的，喘最後一口氣時，還忘不了奮激地說：「孩子，要好好爭點氣啊！紅河的子孫是不低頭的啊！」

他並沒能如他父親所希望那樣爭口氣，他枉做了紅河的子孫，他變得那麼安詳，擺了個菜攤，十年，廿年……有四十年了，時光在不經意中慢慢溜走，他的臉刻下更多皺紋，花鬚變得更白……他什麼也沒做，連他自己的兒子，狗子也脫不開命運的掌握，做一輩子奴隸……

但殘酷命運的播弄並掩抑不了他對幼年美麗日子美麗的憧憬，那時候紅河畔是顯得那麼安詳，他同他的父親幹着擺渡的生意，運走了一批人，又是一批人，他們終日生活在江面上，沐浴着南國的薰風，聽江浪有韻律的節拍，到晚泊在水草叢中，支一盞燈火，燻着撈來的大河蝦，品味着上流帶來的鮮菓，上弦月將銀色的光芒瀉下來，江面飄起一層輕茫的霧，波浪發着鱗狀的漣漪。

但那樣的好年辰終於流走了，紅河畔來了一批碧眼黃毛的白種人，紅河畔起了一陣擾動，也就從那時候起，他們的頭子上開始套上了奴隸的鎖枷。

紅河上支起了一座堅實的橋身，渾圓的大柱鐵從河這面架到那面，起重機滯重的喘着，無數的工人哼着，架木板，鋪鐵軌，讓自己的勞力爲着別人的幸福慢慢消蝕。

橋終於造成了，主子們向世人宣佈這是現代文明最偉大的傑構，他們領導着一批一批遠處體面的紳士來參觀，最新式的密士林車也在它上面出現了蹤跡，但紅河畔的子孫的肚皮却逐漸癟縮下來了，火車的輪盤踩過軌道，踩過紅河子孫們的脊樑，他們變得瘦瘠了，委縮了，那些造橋的人們也慢慢衰老，有的失蹤了，有的在—種莫名其妙的命運支配下悄悄地結束了世上的生命。

阮老頭子繼續想着年青時的伴侶，但怎麼也辨別不出一個清晰的印像來，那些似乎同他隔得太遠，遠得摸不着邊。

又一趟車過去了，轟隆轟隆地，橋樑作着永遠相同粗宏的回響，阮老頭子從幻夢中清醒轉來，轟隆轟隆，他腦袋裏也似乎這麼單調響着，他仔細盤念一下，心想這是第六班車了。

太陽的熱度似乎減殺了點，已經是近傍晚時份，黃昏的風一陣陣拂過來，積滿汗液的肌膚有一般陰涼的感覺，沿岸低矮的芭蕉葉簌簌落響着，經過一整天的烤曬，現在重復甦醒變得有生氣多了，那些本來躺在樹蔭低下納涼的人們有的提起腿四下蕩了起來，坐着的死勁地抽着煙，與同伴胡亂地聊起什麼，更有些年毛伙子逼尖着嗓子挑逗地唱：

「新鮮的檳榔吃了又要吃，

年青的姑娘棄舊換新」

那邊幾個坐在砂石上的女人却不甘離伏地答和着

「毛伙子的乳臭未乾，

嚼舌根空吹大炮，

自己的老婆背着偷人囉，

眼不見裝瞎不要臉啊！……」

毛伙子嘴裏嘟囔着什麼，眼睜得滾圓，想打算用些更刻毒的唱詞給那般小侏子個顏色，但一瞧不是對手，噙着喉嚨噤住了，滑到嘴邊的却是一連串詈罵「丟梅！」（安南語，相當於廣東話中之丟那媽。）

那些女人們於是更得意放肆起來，懷着一種勝利的愉悅，前俯後仰地笑着梳着的圓髻像大蒜頭似地擺來擺去，兩隻乳頭也翻筋斗似地跳躍着，嘴巴張得老大，嚼着的檳榔紅色的汁液於是從漆黑的齒縫裏滑出來。

阮老頭子對這些年青人的調情並沒興趣，他對自己的地位感着一層難堪，雖然有時看着也會激起一絲瀟寂的心情，他那多皺紋的臉也會掠過一絲微笑，但馬上有另外一種冰涼感覺穿過他的全身，他發覺自己老了，這些幼穉的舉動該讓下一批年青人來幹的，他對失去了的青春懷着一絲惆悵。

阮老頭子的視線很自然地又落到那個大鐵橋上，他有點埋怨狗子，快鬪晚的時份，這傢伙還儘量浪當着不回來，又不

知上那兒去撒野去了，阮老頭子的肚皮已經覺得怪酸，但狗子不回來，他沒法收攤，他是這世界孤另另的一個，誰也不答理他。

心裏一氣惱，於是又自顧自地埋怨着：

「毛孩子都成大人了，老頭子也沒人再理會了。」

阮老頭子燃上燈火，就着竹桿抽起煙來，幾個白種小孩子在近處堆着砂土玩，白潤的小手膀提着小圓筒；鏗鏘，大聲叫着，儘情的跳着，還不時朝苦力們擲着泥土，阮老頭子看得更氣憤起來，火星不住往上冒，他很想給這批小鬼精一個利害瞧瞧，但一看見那些穿着整齊的保姆，他握緊的拳頭又洩氣地鬆弛了，他心裏可在暗暗想：

「都是這批小鬼精，窮人的血都給他們榨乾了，好日子都流光了。」

但多年的生活經驗使他祇有將悶氣往回嚥，一切都是命，天老爺安排定的，能怨誰，人家生來是天之驕子，而他却祇得永遠像牛馬似地被人踐踏着。

阮老頭子正死心眼地鑽着悶氣，突然一個甜潤的嗓子叫起他：

「老爹，這晚還不歇歇啊！」

抬頭瞧，原來是谷荷，（註：安南語，谷作姑娘解，此處谷荷即荷姑娘）這小妮子真伶俐，一嘴雪白的牙，講起話來總是軟綿綿地，阮老頭子頂愛看他那兩隻光亮黑湛的眸子，這幾年來，他看着她慢慢長大，從梳着小辮一直到盤起髻，他還記得她同狗子正是一般歲數，小時候總愛磨牙，長大了碰着面也愛逗着吵，時候過得正不可捉摸，轉眼小娃兒家都成了大人了，而他也越來越老邁了。

阮老頭子先前的怒氣跟着一掃而空，他嘻嘻地咧着嘴，望着小姑娘圓臉發楞，一隻煙桿下意識地在地上隨着搗着。

谷荷俯下身瞧着筐子滿滿的水菓，發愁地縐着眉毛：

「老爹，今兒個買賣還成？」

阮老頭子給挑起什麼心思似地，本是光輝的臉隨着掠過一道陰雲。

「不成，不成！一整天還買不到一龍。」（一塊錢）

阮老頭子於是給她叨叨起來，他訴說是年青時日子這麼好過，現在買賣怎麼難做，但小姑娘似乎全不會注意聽他，隨手從筐子裏揀着腐爛的芒果剝着皮吃着，隔了半響，才突然揚起臉問：

「老爹說真的，這晚狗子哥還沒回來。」

哼，就是提狗子哥，見天問長問短，而他說的話就沒擺在耳朵裏，告訴她，狗子死了，阮老頭子一肚子别扭，他真想好好發作一下，但到底沒衝出口，過後他又平靜下來了，他有點對自己的魯莽感着羞澀，說真的，他犯得上積這一肚皮氣，妒嫉得也沒名份啊，再說人家總究是年青人，自己不也是那麼過來的，給小伙子看了不成笑話。

阮老頭子的腦裏突然出現一道靈感，他盤算着，狗子同谷荷一般歲數，都是肖羊的，要是有一天……

要是有一天，他們小兩口子成了親，到那時候，他不會再感得孤獨了，白天狗子出去上工，也有個伴兒了，谷荷會給他預備好飯食，會攬着他走……到那時候……

阮老頭子眯着眼偷偷朝谷荷瞥了一眼，谷荷沒注意，還在自顧自地剝着芒果，阮老頭子迅速地垂了下頭，臉上泛起一道紅，害羞地像做下了一件什麼罪孽。

太陽在人們不注意間已經爬到河對岸，一團火紅，熠熠發光，紅河渲染得成赤紫，像浸滿的血水，翻上翻下，鮮耀的反光刺得人眼花，黃昏的波濤經過一整日烈陽的蒸拂，現在又變得活躍起來，翻滾着，拍打着岩石，潮水緩慢地向上爬，河中的木筏浮得更高了，一羣海鷗搖着翅膀，從棕櫚脊幹上滑下去，掠過水面，又舞着雙翼向不知名的地方飛去。

天空呈現深藍，顯得無比湛遠，乳白色的雲塊悠閒地作着退避，聚攏來形成一個海島，隨着又緩慢地散開去，形成無數仙女，姿意地舞着，雲彩瞬息千變，令人摸不着邊。

狗子還回不來，這孩子儘顧貪野，連老爹也不來問信了，老爹是一隻腿的人，走不動挑不動，他難不成就不知道，心裏越想越氣憤，老毛病又發作起來，阮老頭子不止地咳嗽着，頸項紅得像鴨屁股。

谷荷不安地望着老頭子癱瘓的臉；她的面色裏流露着一種焦燥與憐憫，她親切為阮老頭子捶着肩膀，又幫他揩額頭

的汗，但阮老頭固執地搖着腦袋，他覺得一切人都在同他過不去，就連那小侏子也逃不出圈例。

「老爹，肚子餓了吧！」谷荷關切地問着，但阮老頭子祇鼻樑裏噙了一聲，眼睛轉都不轉一下。

但阮老頭子到底聽從了谷荷的話，這乖巧的小侏子幫着他收了攤，又攙扶着他回家，那是一間破茅屋，儘靠在不遠的河沿上，悶熱；霉溼，矮矮地歪扭着，遠看過去倒像一隻傾圮的牲畜棚，谷荷將阮老頭子迎到屋裏，燃上子燈，又爲他在鍋羌裏尋出一些剩飯來，阮老頭子貪饞地胡亂吃着，等一切都弄停當後，谷荷這才扭轉身子，臨走時還說：

「老爹，早點安睡吧，狗子哥早晚會回來的！」

話沒講完就矯捷地閃了出去，阮老頭子望着她那苗條的背影，心頭浮上一層深厚的感激，但過後當他發現自己是被孤獨地扔在屋裏，一股落漠的悲哀又朝他身上侵襲過來，他是染着更濃重的憂鬱了。

阮老頭子滅了燈，摸索着爬到板木上，他不想翻，腰骨感着異常痠痛，他翻來覆去地在硬木板上滾着，設法闔上眼，但無效的幻像像潮水似地在他腦筋裏翻上翻下，四周黑暗裏，像有無數陰靈鬼怪，張着猙獰的面孔，舞着魔爪在朝他撲襲，能一口將他吞嚥下去。

黑夜已經降臨，從矮窗洞裏漏進的星光會疑心是魔鬼兇怖的眼球，紅河的絮語像巫婆的暗咒，椰子樹葉在晚風中之擺動也會當作是精怪在舞蹈……

外面河沿上有人唱：

「五月五，划龍舟，

龍舟翻筋斗，有德報德，有怨報怨，

龍王動下怒，派下陰差來，

蝦兵啊，蟹將啊，兩邊一字排……」

是誰的嗓子，這般哀惻，淒哀，伴奏的胡琴咿咿呀呀，它會敲碎流浪者的心弦啊，它會叫人跌入無底的深淵啊！

阮老頭子一直沒睡着，額角上發着燙，梆子從河沿上飄過，一遍兩遍……

狗子終於回來了，帶回一身汗臭，魯莽地打開門，外面的野狗跟着四下地狺狺吠着。
一衝門，就暴躁地嚷着：
「丟梅，幹不了哪！」

做爹的沒答理他，肚子裏積着滿滿的鬱結，打算慢慢發作一下，但這傢伙却搶先接下去。

「爹，幹不了哪，大伙兒今天商議明早一準不去上工，看他媽的白種人美一輩子！」

進來的年青人隨着劃下一根火柴，燃上一枝煙，曳忽的紅光裏可以看見年青人一張因奮激扭曲的臉，紅辣辣地，像在那兒灌了過多的酒液，胳膊的肌肉高高鼓起，拳頭捏緊着，像似打算發洩點什麼。

阮老頭子心一驚，眼發花，又像碰通從空中摔下來，但表面上，他不得不裝着很沉靜，像似很不關心地問：

「狗子，你在嚷什麼啊？這半天都浪當到那兒去了？」

「爹，你說我嚷什麼？你不是蒙在鼓裏？」黑暗裏可以看見狗子擡起了袖管，噴着唾沫星，於是又怒沖沖地接下去
「今兒一早我們正在鐵橋上堆煤車，湊巧一個白種貴婦走過，身後帶着一條狼狗，見了我們不分青紅皂白地亂嚷，你老知道，三猴子是一幫亂鬧慣了的，心裏嘔不過，於是揀起一個大煤塊對準狗肚子打去，那條狗也真洩氣，正挨着要着，呻吟了幾聲嘴裏噴出幾口血就這麼斷氣了，那個貴婦人急得像着魔似地，亂嚷亂罵，一個白種軍官走過，見了這情形，心想還了得，這般奴隸坯子也居然敢欺侮人，不問三七廿一就給三猴子兩個嘴巴，打得他踉蹌退後好幾步，三猴子不服氣，伸過拳頭就回敬了幾下，那白種軍官氣急了，就掏出手槍，拍的一下正對準三猴胸口……」

說到這裏，狗子頓了一下，靜寂裏可以聽見他激憤地喘着，眼睛冒着火，但阮老頭子却沉不住氣，急切地問下去，他的心顯然為一種焦急扭絞着。

「狗子，說下去啊！以後怎麼樣呢？」

「以後，」狗子故意拉緩語調，「以後，三猴子就這麼倒在血泊中死了，他臨了還聲嘶地喊着，要大伙兒給他報仇……」

「真是一個好小伙子，想不到……」阮老頭子低聲喃喃着，他的眼前又蕩起那個結實的影子來，有兩張犀利的眼睛，嘴巴最討人喜歡，叫起他老爹老爹的夠多甜，又會說故事；唱山歌，然而這樣的一個年青人却懷着恨遠遠離開了。

阮老頭子心頭飄起一種無名的悲哀，一雙暗澹的眼瞧着狗子茁壯的體子，他想要從那上面求着一個回答。但狗子却猛力地抽着煙，隔了半響才自言自語地說：

「趕明兒等着瞧吧，也叫他們那些喂飽了的豬看看奴隸們拉下臉是怎麼的？」

「明兒你們都要做點什麼啊？」

「明兒，拚他媽的，活不幹哪，看沒有煤，那些主子們會噓口氣會叫火車頭冒煙跑！」

有一道陰影掠過阮老頭子的心窩，狗子不安份啊，他會做出些什麼來？陰影漸漸擴大，囊括他全身，他驟然覺得渾身發冷，渾身像浸在冰窖裏。

「狗子，你不能那麼！」

「爹，安着心睡覺吧！狗子不會做！」

「但我在担心，我怕有一天，……你還記不記得陳金海，那個綽號叫大鼻子的？」

「爹，你別瞎疑猜，狗子不是還在你身邊！」

「但有一天，……今兒個我總覺得兆頭不祥……」

過後爺兒倆都不語了，狗子靜默地站在門口乘風涼，煙蒂還剩下一節屁股，但還緊緊捏着，他雙眼凝固，陷落在沉思中。

遠處的江潮變得更嘹亮起來，嘩啦啦，嘩啦啦，爲南國的夜空打着和諧的節拍。

阮老頭子可一夜沒能安睡，無數的噩夢纏着他，一會給扔到半空中，一會又給捧到幽深的谷瀾中。

年青人有着更多心思，他讓零亂的頭髮在柔和的夜風中吹着，重新點燃起煙，猛力地吸着，一枝，于是又一枝……第二天還沒濛濛亮，阮老頭子從夢魔中驚醒轉來，他發現身旁少了狗子，年青人趕着破曉早就悄悄地離出去了。

他再度被氾濫地扔在陰暗霉濕的矮屋裏。

阮老頭子這天沒去擺攤子，他整日守在屋子裏，讓炎熱煩燥在他週身潛行着，他希望狗子在外面不會闖下什麼禍。每一個過往行人的脚步；他都疑心着會是狗子在走路，每一聲咳嗽，也會當作是狗子在同人談話，但天黑了，狗子的影子還沒漏半個邊。

而且第二天，第三天……狗子仍沒回來。

每天谷荷梢着雙紅腫的眼珠睡着嗓子問，聲音裏充滿着焦急與惶恐。

「老爹，狗子哥還沒信息？」

說點什麼呢，阮老頭子搖搖頭，眼睛暗澹無光，枯皺的臉上更顯得蒼老，灰灰地像抹上一層臘。

一切都好像是預料到的，好些日子以前就有一道陰暗的預感在他身內潛伏着，但想不到這麼快，一切發生得太不可思議。

阮老頭子還存着一線希望，他打算試試命運去。

阮老頭子開始癩着腿，拐着生澀的步子走到河沿的每一個角落。

他向每一個熟識的人探聽。

「喂，過路人，看見過狗子嗎？」

但那些人或者不解地睜着眼，或者搖搖頭不願地走了，也有的裝着憐憫的神氣猜測着：

「也許給帶到局子裏去了，這幾天聽說橋上逮了好多人，都是年青青地……」

接着是喟嘆，是悠長的太息。

阮老頭子沿着岸灘走到橋上，一切與平常無異，太鐵橋依舊安穩地矗立着，上面走着拖煤車的人，陰暗的臉，被生括壓榨的瘦瘠身子，抹着灰，淌着汗，行人道上依舊走着盛裝的貴婦人，梳洗得潔淨的哈叭狗，白種人軍官挺直着腰，擦得雪亮的皮靴踏在灑青地上嘖嘖地響，火車像一陣風，轟隆隆隆，一團黑影駛過來，又迅速地滑到天邊視線接不到的

地方。

阮老頭子想起麻反來，那個平日作威作福的土工頭，他也許會有點什麼辦法，這傢伙有一張鉤鼻子，深凹的眼眶像鑲着兩個大黑窟窿，平日仗着會說幾句毛子話，慣愛欺侮同類，又愛使點詭計，在紅河邊長大的孩子，一提到他的名字沒有不恨的，但阮老頭子今日不得不在他面前低下頭，但那傢伙却擺着笑臉，冷冷地說：

「不是我不幫你忙，老法不答應啊，誰叫你那好兒子吃飽了飯沒事做多管閒事呢？哼，成天嚷什麼罷工罷工，現在總該嚐上利害了吧！」

麻皮的臉一緊一弛，風涼地說着，不時搔着頭皮，臉上的紅疙瘩一粒一粒像要暴了出來，阮老頭子心頭飄過一層厭惡，他真想在那傢伙的腦袋上給他一拳，但抬頭瞧，那傢伙早不知像鬼影似地鑽到那兒去了。

頹唐地返到陰濕的小屋裏，阮老頭子病了，那是熱帶流行的季節病，發着高度的寒熱，身體顫着發抖，齒牙鏘鏘打戰。……

去。

狗子；麻皮；哈叭狗……電影似地在他腦裏轉來轉去，遠處紅河的波濤像在朝身上衝擊，澎湃着，向遙遠的海角流去。谷荷仍不時來，這小侏子也憔悴得可以，沒有了歡笑，失去了年青人的活氣，默默地坐着，像一具骷髏，於是又默默地走了。

屋子裏剩下阮老頭子一個人，伴着陰濕；蚊蟲。

一個風暴的晚上，阮老頭子突地變得清醒得多，外面紅河的波濤像被激怒的野獸瘋狂地呼嘯，風殘暴地吼着，棕櫚樹幹被搖得喀噠喀噠響，屋子搖擺着像要連根拔起來，天上沒有星，沒有月，烏雲映着笨重晶塊朝下壓，閃電劃一道銀光弧，照徹透亮，接着響雷不可抑制的怒號着，吶嘯吶嘯，整個天都像坍倒下來。

阮老頭子記起一些年青的事來，在他眼前展開的是那一連串太平優遊的歲月，他還彷彿聽到年青時慣唱的歌。

「你的家，在紅河岸上，」

枕者牛島；倚者南海，……

吃不盡的是香蕉芒果，

金色的龍眼，碩厚的菠蘿，成堆堆得像高山，

紅河的水向東流，……

說不盡的故事，說不盡的傳奇……」

阮老頭子掙扎着爬起來，他再要看一看年青時的影子，但他已沒有了力氣，他是這般軟弱，風暴像捲棉絮似地將撲在地上。

一 潮

第二天清晨，金黃耀眼的陽光再度照臨到大地，河面顯得異常靜謐，五月的風溫煦地拂着，昨晚的一幕像一場夢，消逝得無影無蹤。

一 流

灘岸上多了一具死屍，破爛的衣襟上沾滿泥沙，但嘴角却浮着笑，這年老的逝者像尋回了永恆幸福的影子。有一隊白種兵從這兒走過，埋怨着霉氣，掩着鼻樑將它扔到河心去了，河面上響起卜通一聲，激起無數泡沫，但過後又恢復原先的平靜。

以後時常有個小女孩子，支着瘦削的雙頤，孤獨地坐在岸壘上兩隻失神的眼望遠處的河面，在默默地想……椰樹蔭下換了另一個獨眼的老頭子，疲乏地打着瞌睡，面前擺着菓攤。依然有一羣孩子，蛆似地在攤前轉着，唱着，但他們却換了詞句。

「獨眼龍，續窟隆，

偷油偷不到，尾巴翹成三丈高。……」

紅河的水依舊靜靜地流着，穿過曠野，田疇，一城又一鎮，……

五月十一日



柴霍甫與屠格涅夫

余 隄

潮 一

契訶夫（柴霍甫）不喜歡賭博，然而他在外國的時候，也偶然到蒙特卡羅去試試命運，結果有一次輸了九百法郎，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損失，但是他並不覺得懊喪，因為在他看來損失就是獲得，他獲得了輸錢的印象與經驗；損失愈大，他的獲得愈是不尋常而可寶貴，九百法郎是一個恰當的代價。

流 一

這是一種冒險家兼藝術家的豁達是契訶夫的特性。豁達是好的還是壞的呢？這要看他走的路徑。一種是積極的，戰鬥的，不幸與痛苦僅成的鍛鍊的工具，這種人能使失敗幫助他的成功，另一種是消極的，苟安的，因為豁達使他忍受一切的逆境，沒有反抗，他是達觀安命的。

契訶夫顯然是後一種人。

與契訶夫同屬於這種缺乏意志力一類的個性的是屠格涅夫。屠格涅夫以為一個作家不應該讓痛苦來毀壞自身，

他應該利用一切，他說：「倘若在你的身上來了一樁痛苦的事，你可以坐下寫道：『這樣那樣來了，我覺得這樣那樣痛苦，』於是痛苦會消失掉，而留下一頁美妙的文字。」

這是說一個作家可以大量的接受痛苦。這是否必要的呢？結果他說：「藝術家多少總是不幸的，幸運的藝術家是不會有的。幸福就是休止，休止總不能創造。」但是創造僅能產生在從不幸至幸福的前進的途中，倘若一個人安於不幸，甚至自以為不幸就是他的幸福，那麼他一樣是在休止之中。

屠格涅夫與契訶夫的共同性似乎是基礎於他們的客觀性。正如王爾德所說，藝術中沒有第一人稱「我」，屠格涅夫主張小說家應當絕對客觀，並且必須「在角色的背後隱去。」這與佛羅貝爾等寫實主義作家的非主觀論相

同。

契訶夫也說：「對於化學界，地球上沒有一種東西是醒觀的。一個作家應當如化學家一樣的客觀。」這種藝術評客觀性很容易引起人的責難，譬如托爾斯泰就因屠格涅夫的態度過於冷靜而感到非常的不滿意。

契訶夫向人解釋：寫一個偷馬的賊，要說這是一個怎樣不道德，怎樣無恥的行爲，都是無益而沒有意思的事。因爲讀者都早已知道這些道理，而且早已重覆聽過這種說教。一個作家的責任只是客觀地，坦白地寫出偷馬賊如何會做出這種行爲的種種實際情形。

純客觀的寫作方法，在今日似乎更易受到不客氣的批評，其實藝術的方法正不必加以限制，主觀或客觀，每個人都有他的自由，一樣能寫出好的作品。而且世間是否果有絕對客觀的藝術呢？當一個作家努力主張客觀的時候，他就是主觀的。而且誰能說他對他描寫的對象果真沒有一點同情？

由客觀至悲觀的距離是很近的。

屠格涅夫能夠把自己也當作一個觀察的對象，他能夠遠遠的從月球上冷靜地觀察自己，觀察一切。而距離的增大也是視野的增大，時間的增大。於是他觀察到人生的空

虛，世界的空虛，甚至宇宙永恆的空虛。

但這至少是最高智慧的表现。作爲一個詩人，屠格涅夫應當更勝於是一個小說家。從他的悲觀，我們可把他比擬於莊周，這似乎是一個奇特的聯想。莊周應當是一個詩人，不是一個哲學家；一部莊子全是優美的散文詩，而屠格涅夫也有一部散文詩。

契訶夫的悲觀與此不同，也許他自己不承認是悲觀的，他只是客觀的描寫悲觀，頹廢，腐敗等等。他說，一篇小說中寫一個悲觀者的思想，並不能就說是作者本人的思想，但是讀者都當他是一個悲觀者。

至少契訶夫的悲觀絕不是屠格涅夫的悲觀。契訶夫在天才與智慧上絕不能於屠格涅夫相比，契訶夫是簡單得多，純樸得多，他不能達到這種悲觀。

有人用時代，社會，經濟等因素解釋兩個人成就的不同，這往往是夸大不實的。契訶夫與屠格涅夫的不同根本是訓練的不同。屠格涅夫是詩與哲學的追求者，契訶夫則是學醫的，這是非科學與科學的不同。

能影響於人的除了科學之外，還有更偉大的力量麼？契訶夫是在這力量的影響下訓練出來的。

科學使人樂觀，因此契訶夫實是一個樂觀者。也許他

應當說是一個樂觀的悲觀者，對眼前悲觀但對將來樂觀。他的樂觀完全建築在科學上面：「理性與正義告訴我們，電氣與蒸汽所給人類的愛比吃素修行所給的大得多。」「我相信進步，我相信科學是人生最重要，最美，最必需的東西，它是愛的最高表現……我願意過一百年再活轉來，看看科學是怎樣的結果。」

這是契訶夫的信仰（雖然他借着劇中人的嘴說出）。但是屠格涅夫有什麼呢？即使是「父與子」中的科學家巴札洛夫，也被寫得很空虛而脆弱的。屠格涅夫對於將來沒有希望，他所創造的「虛無主義」這個名詞，若僅依照中文字面，倒很適合於他自身：一切都虛無。

屠格涅夫的大半生都在客廳或「沙龍」中過去，他的生活是貴族兼才子的病態生活。他所接觸的是脂粉氣，雪茄煙味，酒，音樂……帶着沉重的社會腐敗的氣息。

契訶夫，是大地與太陽光的孩子，他愛好自然界的一切：花，鳥，樹，魚，山川，原野。他有孩子一樣的天真單純，像農夫一樣的樸實，他又像一條牛那樣沒有病態，雖然他身患沉重的肺癆病。

在生活之途徑上，他們兩人是遠遠地分歧了。

屠格涅夫在他著名的「唐吉訶德與漢姆萊特」論文

中，把人分成二類：唐吉訶德型與漢姆萊特型。

唐吉訶德是實行者，他的信仰堅定不移，勇往直前，有儼幹的決心，甚至敢於向不可能挑戰（他會挺身向假想的妖魔——風車——決鬥。）漢姆萊特則是思想者，他是懷疑的，分析的，是虛懷的，自卑的。他的顧慮太多，決心太少，因此他無斷然的行動，他總是咀嚼失敗的痛苦。

屠格涅夫是漢姆萊特，雖然他讚美唐吉訶德。

契訶夫呢？他當然不是漢姆萊特，雖然他也不是極端的唐吉訶德。他不為一個至高的信仰而努力，他的生活是沒有固定的目標的，然而他是率真，質直，沒有懷疑的。在這裏契訶夫與屠格涅夫是完全分離了。

由此，可見人性是複雜的，不易用簡單的分類法來區別。它們有時是相同的，有時又相異。

但契訶夫與屠格涅夫終於是同類的人——同是可愛的人。「可愛」的人與「可敬」的人相對立，他們都有缺點，前者在於力量過弱，後者則過強。藝術家中的可敬者如：但丁，米凱朗琪羅，彌爾頓，悲多芬，巴爾扎克，托爾斯泰，尼采……

契訶夫與屠格涅夫是這一類麼？不，他們不是偉大的——但是可愛的，即女性的。他們終於是同類的。

論潮

壇流

風格的再創造

或人

潮 — 人們並不是完全的生活在戀愛的圈子裏，也不是完全活在曲折詭異的故事裏；文學是表現生活的工具，所表現的是全生活，並不僅是生活的一角。

— 流 — 有的人不寫小說則已，寫則必定哥呀妹的肉麻一通；不哼詩則已，哼則不免「嘍嘍嘍」。人類的情感確也有時是這樣的，但表現的多了，便成了不自然的摹擬，失去了生活。

詭異曲折的故事，確也會發生在人類的社會中，雖然是自然生活的巧合，但脫離了人情的習慣，就不再被認為真實的生活。

近來文壇上的文章好像就在走着這條狹路。爲了挽回這種頹風，風格的再創造是必要的。

我們請求作家們做這樣的事，敷衍的是不敢武斷的指出一條正確的路，因爲每一位作家都有他不同的生活經驗，自己選擇一種適合自己的風格，纔是正確的路。

囿于現在戀愛八股和挖空心思的不合理的詭異裏而不能自解的創作者們，我們希望他們能打破生活的狹的籠，離開幻想的象牙塔，正面的接觸現實，嚴格的分析生活。

能夠真正客觀的表現生活是好的，不能，則把自己真正的情感寫到文章裏也是好的。

我們以爲文學是不能脫離現實生活的，不脫此規範，則寫實主義也罷，浪漫主義也罷，新感覺派也罷，文學功利主義者也罷，在生活裏終能鍛鍊出好文章來！

打破寫作的狹的籠，創造新的合理的風格，我們以爲這是必要的；並且，我們以爲，這並不是奢侈的要求！

重建文藝批評

汪霖

自從「批評家」被目爲「不祥的烏老鴉」，羣起罵倒之後，五七年來，文藝批評看起來確乎「銷聲匿跡」了。自然，「悶聲勿響」，也可以看作創作者和批評者正在一致「臥薪嘗胆」，不久就要「一鳴驚人」的好現象。不過

假使換一種「不祥」的說法，譬如，把來看作「盲人騎瞎馬」呢？那就未免要不大樂觀了。因為大家亂衝亂撞，自由雖然自由，却是即使幸而不鑽入牛角尖，想起來總也是大可「汗毛凜凜」的事。

所以和「提高水準」，「反「差不多」」，「開闢新路線」等重要的課題一樣，「重建文藝批評」之在今日，也需舊事重提，作為當務之急的。

若反問：難道竟這樣急，現任真真連一個批評家也沒有了嗎？

確然沒有——有的是，不過並不是「文藝批評」，大抵都是裝裝幌子的冒牌貨。倘要「正名」起來，更適當一點，老實是應該稱之為「捧場家」、「漫罵家」的。

而「重建文藝批評」却不需要「捧場家」或者「漫罵家」！

是要真真的批評家——不「隨俗阿諛」，不「公報私仇」；不是「排頭斬去」的「黑旋風」，也不是「收買人心」的「及時雨」。他要懂得真真的文學理論，懂得正確的社會科學。而且不但要懂得，還要不裝腔作勢，不以「白林斯基」，「蒲力汗諾夫」之類來嚇人。還要能夠嚴肅地批評，嚴肅地校正和揚棄。……

這一副重担自然不容易挑，但我想有幾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們是不妨來試試的。

我以為這倒是「為永久」的工作——一個文化人至少也應該為他下一代的文化着想的。不管目下的「幼芽」值不值得去扶植，只要是真真的「幼芽」，不是「紙花」，終該有一兩株會有長成的希望。

百合花之汁

汝惠

(一)

人類在那無所謂的大宇宙裏，建築他們的小宇宙，那才是真正的人生，真正的哲學。時間與空間的交錯，替無窮盡的世界，劃成了無數小方格，我們縱使不能探測自己生命與環境以外的遠古與偉大，我們也應當盡力計劃自己的命運。

(二)

我們將看到多少樂於計劃自己命運的年青的生命，憑着藝術上的信仰與友誼上的真誠結合起來了。他們以堅強永固的信心，坦白無私的情愛，懇殖處女的荒地，他們以自己的汗血匯成了潮流。

他們誠然知道：前途還是荒草一片，還看不出春光明媚，只是他們也不怕風雨如晦，他們聽到了不已的鷄鳴。

(三)

文學有目的嗎，我不敢說。只是作家的不同的觀點，形成了文學上的各種流派。文學有意義嗎，我肯定有的。那就是能以美妙真實的語言來表現並批評人生。

(四)

文學家應該走出象牙之塔，但是未必一定要逗留十字街頭。藝術無高貴可言，無階級可分；然而她有鮮明的旗幟是「前進」！她有永久的口號是「創造」！因為文學不僅是「歷史的現象」同時「人類的預言」。

(五)

即使有一天，地球會縮得比榛果更小，流血流淚的事還得和現在一樣的多。你相信嗎？詩人的想像，英雄的慾望，不是縱橫數十萬光年的宇宙所能囊括的。

(六)

在生命裏被痛苦的，在藝術裏我們將愉快地欣賞着。因為痛苦與愛是無盡藏的美的源泉，而情感中的理想和信心上的幻象，是隱匿不見的權力。

(七)

藝術之花，不是真的花；但是誰能無視真的花而繪出世界上沒有的花來。

(八)

文化可以給你面幕，宗教可以使人疑懼，藝術只叫人「歌哭與共」而已。

(九)

歌德說：「不朽的著作一定是有環境的著作。」法朗士以為「脫離時間與空間的美，我不能欣賞，因此我喜歡的藝術，必須有與生活有關係的想像；想像與生活連接的地方就是我引為最令人賞玩不盡的所在。」

藝術不必與「事實一致」，但是必須與實感符合。

(十)

對於骷髏的舞蹈，魔鬼的合同，年青的藝人將何以為懷呢？「現實生活下的藝術態度」究竟怎樣去解釋？——一個新的浮士德？不。一個再生的哈孟雷德？不。一個復活的唐吉訶德？是了。

告訴你，我親愛的朋友：與其像試探人間的浮士德，與其學着多思想少意志的哈孟雷德；不如做一個相信一切都是真的多意志而少思想的唐吉訶德。

誠實！勇氣！這比了一切聰明都寶貴。



紅纓槍

沈家

「嘩」一聲，一隻山雞從荆棘裏驚起，突躡上天去。接着兩拍槍聲，滾出兩團青烟，山雞在藍空嘯叫一響，一個定，垂着雙翅直刺下來。

幾頭獵狗，筆挺起尾巴，滿山亂竄狂吠——爭覓着，半身高的蔓草，吱瑟一陣攪。忽然，花白的一隻，欣喜地在草海上躍起，嘴上嚼着那山雞，向發槍的那邊狂奔。

嚼到洪元爹手上，親熱地在主人腿上亂盤亂撲。把火藥槍撐在胸前，洪元爹倒提了山雞，回身對兒子，一臉慈祥的笑。「足足有兩斤重呢！阿爸的眼力還不錯吧！」

阿祥微笑地點點頭，把山雞接過去，腰帶裏抽出一束稻草，將兩爪縛在一起。頭一側，一支紅纓槍從肩上滑下來，把來直豎着，作耍地旋來旋去。雪亮槍尖下的紅纓在空中散開來，像一頂傘，胡胡作聲。

洪元爹上了火藥，把槍柄撞下兒子的腿，翻翻白眼。

「這樣大了，還像小孩一樣！」

兩個跟手在後面笑起來。握着的「兩脚叉」在一閃一閃。阿祥羞忸地紅了臉，低下頭去收拾山雞。

拍！近處傳來一拍槍聲，大家驚愕一下，向山窪看。一隻細頭禿尾的鵝鵝飛向藍空。

拍！拍！又兩響，——鵝鵝仍舊在空中翻飛着，阿祥看得眼熱，立刻將紅纓槍丟下，奪過洪元爹手中那支藥鎗平在眼前，一聲哼，肩一震，槍口一嚙哨，噴出火星，——鵝鵝在空中墜下來。

狗羣又奔向荆棘去。

跟手叫聲好，拍拍阿祥的肩，對着老人。「洪元爹，阿祥哥有你一手，你真可以在屋裏休養，享享福了。」

洪元爹眯緊了老眼，得意地笑笑，眼角疊起扇子形的皺摺。

又是那隻花白狗搶了鵝鵝竄來。阿祥搶上去接。鵝鵝

只在肩膀上受了傷，猛烈的撲着翅，一揮一擲的掙着想飛逃開去。他把牠雙翼一絞又，拿在空中，臉上蓋不住傲然的氣概。

「我是想得復活的，阿爸，你看，」把那隻鸚鵡提到洪元爹面前「果然打在腿上！」

洪元爹故意把嘴一嘟。

「阿祥，勿要自傲自！」

兒子很高興的拾起紅櫻槍來，緊着鸚鵡的雙爪，

「有多少啦？」

跟手轉過背，把一大堆飛禽揚揚。「不少囉！」

「夠了，夠了，」洪元爹點點頭。「今朝大家早點回

去過節。」

「早啦，阿爸，太陽還只冒嘴呢！」

朝陽在東山鑽出，彷彿孩子拳頭裏捏出個紅洋泡泡。

他去握住父親的火藥鎗鎗口，「讓我再打兩隻活鸚鵡

給你看，好勿？」

「好了，阿祥，」洪元爹親熱地拍拍兒子的手背，「

日子長着，一山的鳥獸，你打算今朝一朝打光他？來，把

紅櫻槍搯上。」

四個人繞南山小路回去。兩個跟手一唱一和的哼着小

調。洪元爹的藥鎗由阿祥搯着，左肩上又擱着那支紅櫻槍，紅盈盈的纓鬚隨着山風，一路飄哆。朝陽，狠忒忒的紅，染在臉上，像醉了酒似的。草尖露珠沾濕了草鞋，吱吱響。

前面有一支影子，匍伏在山徑旁。曲着腿，把個臉掩在兩手中，旁放着頂麥桿打成的帽。露出一截鎗口，聽得步伐聲，抬起頭來，老臉上掠過羞憐的容色。尷尬地裝勢拔着腳前的莠草。

「長定哥！」洪元爹走上去喊一聲，

「啊？」老人假裝從幻想裏驚醒過來，張大嘴看看立在前面的老友，勉強露出笑。「是洪元哥，我當啥人。」

「你一個人？」額皮摺起一摺摺老皺，「雲章呢？」

長定哥兩眼茫然望着前面，不勝憤恨的咬嚙牙齦，額

上粟子大小突出兩粒肉來。「這番猴好算人？今天又不曉

得飛到啥地方去尋死！唉！他有你阿祥一百分裏一分爭氣

就好了。洪元哥，該好子孫是要有福氣的！」

「這是年紀輕，一時糊塗，慢慢自會回心轉意……」

「回心轉意。除非到棺材裏去回！」

洪元爹再也想不出什麼同情話，尷尬地對着老友的臉

，——這樣慈和的老人偏養出雲章那樣的浪蕩子！他帶着

愛憐的光茫看看這孤老頭的四周。

「長定哥，你還只剛剛上山吧？」

「早就摸遍西山了！」

「一隻野生也沒碰到？」

長定老頭指指自己一對老花眼。「眼力差了，明明一

鎗對準放出去，野生還在括括的飛！像你——」下巴向阿

祥指指，「有這樣一個好幫手，你是可以享享清福，我，

我，唉，老阿哥，常常空手回去的日子多，譬如在剛剛我

看見一隻鸚鵡，對準放了三鎗，還……」

立着的四個人對望望，洪元爹忽然從兒子揷着的紅纓

槍上御下那隻還在掙動的鸚鵡，雙手捧到老友的面前。

「長定哥，」

長定哥看看那隻野生，看看洪元爹，有些不懂。

「阿祥代你打了，你拿去，」拿在空中搖搖，鸚鵡掙

幾掙，「還活的，也可換幾錫呢！」

長定老頭立了起來，雙手推回，「洪元哥，」喊了一

聲，痛苦的搖搖頭。

「自家人還客氣啥。我同你就少一個娘養出來，還勿

是跟同胞手足一樣？大家有患難幫幫也算不來啥。」一面

說，一面塞到長定老的手裏。

那個不好意思的收下了。老眼內轉着兩顆淚珠。「也

好，下次打了還你。不瞞你說，洪元哥，我老夫妻倆已經

有二天沒白飯進口，雲章小鬼又死人勿管的，」低下頭去

兩手搖着鸚鵡的翅。「活生生的，倒可以換兩天米呢！」

「阿爸，好走了。」阿祥等得不耐煩，低聲的催。

「那末，定生哥也一道到我屋裏去吃飯吧！」一面說

，一面去拿地上老友的笠帽和鎗枝。

長定老頭趕緊搶回來，很惶恐的神色，「勿了。我回

去吃，我回去吃！」指一指洪元爹們走來的山後，「我再

去碰運氣，你們回去吧！」說着，做出要走的樣子。

洪元爹見他這樣固執，就隨便他，「那末，吃夜飯無

論如何要來的！」那老人還死勁的一個回絕。一面朝後山

走去。等山巒遮住了他的影子。洪元爹嘆口氣，茫然望望

旭日的東昇。

「長定哥就因為雲章不孝順！兒子不孝，做大人的心

裏頂難過，阿祥，你……」他轉個身尋阿祥。

「阿祥早就去了！」跟手用下巴指指下路。

「這人！」阿爸搖搖頭。「規矩也不懂，也勿送送長

定叔。」說着預備開步，見跟手背上累累的野生怕太重了

，自己又空着一雙手，想分過來拿拿。

一 潮 一

「好甯，好甯，洪元爹，你自願走吧，我拿得動！」邊走邊說。「你不曉得阿祥同雲章兩個有些不對。」

「不對？」洪元爹回過頭來。

「爲了瑞玉。」

一股山風吹得杜鵑花左右一顛一顛，像個懷春少女抓首弄姿，惹來了一隻花蝴蝶，四圍盤飛着想去採花蕊，又嫉另一個去接近，旋來旋去，彷彿互相在角逐。

「唔，」洪元爹指指兩朵杜鵑。「瑞玉人長得倒是好看，像一朵杜鵑。」

「聽說雲章日夜跟着她，送花送粉的，阿祥看得眼睛出火呢！我說，洪元爹，阿祥年紀也勿算輕，他既然中意瑞玉，還是早點走了吧，省得……」

踏上了高轡，向下望去，阿祥獨個子揹着紅纓槍，蹣跚的在走，洪元爹兩手圍住嘴，大聲的喊。

『阿祥』

阿祥在下面老遠的回過頭來，遮住眼，應了聲。

「作啥啦？」

『慢點走啊！』

阿祥在下面停住脚，洪元爹三個匆匆地趕下去。

朝陽成了夕陽。

洪元爹打了個中覺醒來，老妻已經在灶下燒夜飯，他從桌上拿起煙桿，到灶筒邊去點火。

「阿祥呢？」話和着煙吐出來。

「說心煩，揹着紅纓槍上山去了。」

吱哺，吱哺，一陣吸煙響。

「剛剛你關着，長定嫂來過，長定叔叔又在屋裏發脾氣。說是你早上送給他一隻活鴿，被他兒子雲章，乘一個眼失，偷了去。」

「唉，會有這種子孫！」

「他爹氣得死去活過來，拿起鎗就走，說要打死這畜生，長定嫂拉不住他，急起來，想同你來商量。我勸她，我說：「放心好了，長定叔叔是一時之氣，怎會去打死雲章，倒底是自家親生的嘛！」她坐一息走了，我也不來喊醒你。」

洪元爹站起身，敲去煙灰，走向門口去，「掉手是我，阿祥要是這樣子，我……」

「阿祥會像雲章那樣？哼！」

「啊呀，我是講講的啊！」洪元爹坐在門檻上，嘟起嘴，忽然瞥見東面搖來一支影子，手中拿着鎗，好像看見

他，預備逃避似的回頭走。他連忙立起來大聲喊：

『長定哥！』

他老婆也趕了出來，兩人拉拉扯扯的把長定老頭拖進屋裏。長定老坐在椅上，微微有些氣喘，臉色很難看，垂着眼皮，死定定的盯住桌上的茶杯。洪元嫂一手扶着桌沿，立在客人面前，勸慰着。

「長定叔叔，千勿是，萬勿是，也總是自家親骨血，雲章年紀輕，朋友淘帶壞的，慢慢自會回頭的啊！勿講你雲章，比雲章壞一千倍，一萬倍的多得滿天是呢！」

「剛剛，」洪元爹說：「剛剛你到啥地方去了？」

「山上，」他抬起頭來，「看牛小郎說看見這畜生在山上，我拿着鎗滿山尋，尋勿着，倒碰着你阿祥，我就叫你阿祥代我尋他回來，我一槍結果他！」

老夫妻倆面對面一看，同時想：要是喊了來，阿祥不是傷了陰陽？

「算了吧！」老婦人替他瀉了杯茶：「何用這樣性急，慢慢再看着他，就是他真不肯回心轉意，頂多趕出，犯勿着弄成人命案子。」

「趕出？哼，這種壞坯子可以讓他活在世上？」
三顆頭低了下去……

『洪元爹！』

三對眼睛立刻移向門口，驚愕地。

一個跟手氣喘地立在門口。

「啊，長定爹，你也在，勿得了，勿得了！我到山上去，起頭，看見瑞玉同雲章在一道，雲章在和阿祥相罵，我剛轉個背，只聽見哈人叫了一聲，我連忙趕上去一看，雲章胸口全是血，痛得滿地亂滾，你阿祥嚇得逃走了！」
碰！——一個茶杯掉到地上，長定爹霍的立起來，聲音發抖，「你伴我去，伴我去！」拖住跟手就走。

洪元爹的臉色像死人一樣灰白，扶着桌沿的手指戰慄着；妻子急得直催：

「你，你快去看看吧！」

洪元爹睡醒似的抬起頭，望着門外，門外的田野，田野盡上一層薄暮，薄暮是黯灰的，黯灰的薄暮中忽然透出兩支影子，影子間閃出一道紅綫槍光，光下噴出一股血，血染了雲章一身，身子滿山亂滾，滾向阿祥，……阿祥驚恐地一聲怪叫！

『阿祥！』

他驚醒地睜開眼來。

阿祥在門口渾身顫抖！——握在手中的紅綫槍在動！

母親撲到兒子身上去，大哭。

洪元爹兩粒圓似的眸子，緊盯住阿祥的臉，嘴唇咬得發白，胸部的起伏漸漸加急，忽然立了起來，走到母子倆前，聲音低得聽不見。

「阿祥！」

阿祥畏怯地抬起頭來。

「是你……？」

頭又垂了下去。

「阿祥！」

拍！

阿祥一個衝跌，紅纓槍掉到洪元爹手裏。

母親發急地喊一聲，撲上去，被洪元爹一把推開，槍起阿祥的手就奔，阿祥失了自主，全身發軟。一直到山脚下，叫兒子走在前面，洪元爹拿了紅纓槍，一步一步緊隨着，穿進松林……

夜羽，壓下來……

一陣陰厲厲的山風，扯動翠松，奏出淒泣的幽音。

巒石前的松林裏忽然穿出兩支人影，前面的一個苦楚地低下頭，後面的老人抬起頭來，猛然一個噤！眼前現出

一副悲慘的景像。

一副血屍！血屍上伏着個白髮的老人，在幽幽哭泣！——即使是最不孝的兒子，爲了他淒慘的遭遇，也多麼使老年人的心片片碎裂呵！

嚴峻的一聲命令。「跪下來！」

「阿爸……」

「跪下來！」

阿祥撲到在地上，哭得抬不起頭。

「長定哥！」

兩個老友의 視線碰在一起了，淚花在眼眶裏滾轉。

山風亂扯着松髮……

顫抖的聲音：「長定哥，在你的面前，我……」

忽然，奔向阿祥，舉起紅纓槍！

阿祥舞起兩手，猛叫了起來！

長定爹喊了聲，上去奪住。

「長定哥，讓我……」

一個掙身，長定爹跌在地上，他趕快一骨碌爬起，撲

上去抱住洪元爹的手——

洪元爹僵立着，手在劇烈的抖擻，紅纓槍尖上染滿了血，在一點點滴下來……



倫敦大火記

余香潔

潮

一九四〇年九月七日，星期日下午，德方連續有大隊轟炸機，頻頻而來至倫敦上空，作第一次白日之大轟炸。其目標以碼頭為主，除投下大量強烈性炸彈外，更有無數燃燒彈，使碼頭一帶盡成熊熊火獄，至夜間又可為夜襲之絕佳標記，勝過龐大之照明彈焉。

該日倫敦大火，烈焰冲天，三十英里外能觀其烽煙火舌。三萬倫敦民衆消防隊隊員第一次全體出動，於狂炸中日夜營救，置生死於度外。

本文為民衆消防隊之一區隊長路易·阿卜脫·威爾生所口述，渠年三十七，已婚，有子女二。戰前渠為摩托機械師，自幼即欲為消防員，今宿願已達，麾下且有隊員六人歟！

以下即為路易所口述者：

我在和副站長撒天的當兒，電話中傳來了「呼號」

——這是我們給「火警」取的別名。總部方面命令將所有的消防器械立刻帶到獨克蘭的消防站去。民衆婦女消防隊的秘書霍然跳到警鐘下，用力連連拉那警繩，即刻鏗鏘鏗鏘，鐘聲大作，我們也就出發了。

這是星期日下午五點半左右，我們從中午第一次空襲警戒警報起，一直在這消防站值班。防空部隊的高射炮聲和東面碼頭的轟炸聲不絕於耳。我走到屋外就覺得事情相當嚴重，因為街上都是趕去救火的車子，所有的倫敦消防隊都已出動，向同一方向前進。

我們也搭上救火車，打着銅鐘追上去。

走過「雷培斯宮」時我想這一宅古舊的宮殿已經看到了伊麗莎白時代的倫敦大火，此後又有許多轟轟烈烈，壯嚴偉大的歷史在它面前展現，到今日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初期，它又目覩這全世界的大變動。它假使是一個詩人的

話，將有多少深切的感慨呀！

仰起頭，在二座「吐道塔」中間，看見二三架飛機，大概正從空戰中脫身。南面烽火起處，該是炸彈雨下的所
在吧。

車子駛上「老康脫路」，街道清靜；所有的行人都已逃
進防空壕，所有的汽車，公共汽車也都停到車場里去了。
原有車水馬龍，行人如織的通衢已可以讓我們儘心咨意地
風駛雲策。

老康脫路底的幾片店舖和幾宅房舍已給炸毀。一路上
炸彈陷下的窟窿到也有幾起，我們只好兜了圈子，繞着炸
彈洞前進。

在一陣陣急切的火警鐘聲和不息的救火車機聲中，夾
雜着隆隆的炸彈聲，而且漸漸地靠近了。

我只記得當時十分緊張，手要緊握住車槓，眼要看住
沿途的一切，所以根本沒有時間思想了。——但是心里是
有點躊躇，有點疑慮。

我們這一羣，雖然不可以說是烏合之衆，但却也十分
混雜：一個是保險公司捐客；一個是賣肉的；還有一個南
非人，到歐洲來，賭得分文不剩，最後就加入了民衆消防
隊。此外有生長在馬爾泰島的銀行職員，印刷匠，香料保

裝工人，水泥匠。

以前，還是在訓練期間算是最緊張些，此後祇救了
二次小火，一次是烟囪着火，還有一次是有個糊塗的傢伙
將香煙頭拋在床上而致一場虛驚，屋子里煙霧瀰漫，燒掉
了一些被褥而已。

所以有許多總笑我們，當我們是什麼滑稽影片中的
救火鬼，還有一部份倫敦人仕說我們這二萬個人只會拿三
磅週薪，駕了救火車兜兜圈子，擦擦車子上的銅槓子。

可是現在等我們駛近碼頭的工作住宅區域，街頭巷尾
總有三三二二的行人不管頭上有没有炸彈，指手劃腳地照
呼我們，指示路經：

「第二條馬路轉彎！」

「怎麼沒穿石棉衣服？」

「第三條馬路炸了，不要轉彎。」

.....

他們這般熱心，使得我感到十分榮幸，這是人們心底
的熱情呵！

我們得爲他們效勞，爲他們犧牲。

車子開到一條路口，爲了躲開一個炸彈洞，一直繞到
人行道上。二只後車胎大概給路上的碎玻璃劃破，「砰」

的一聲，突然爆了。車子一震，我們幾個人給摔在地上。我站定身子，看見前面數里外，有一條長長的火陣，這該是碼頭了。

別的救火車都追過我們直向前去，而我們命運不濟，眼見到了目的地，却不能前進。立刻大家一起換車胎，有一輛走過的藥水車停下來幫助我們。在一二分鐘里，我們又趕路了。——我想：我們一定打破了世界上換胎速率的最高紀錄。

走過總部，他們命令我們到L門去救火。我們穿過了許多炸成一片瓦礫的街道，二旁的屋子很多是因爲碼頭上括來的火星而燒着的。

到了L門，看見一片火獄，此情此景真是我到臨死也不會忘記的。

整個碼頭，從頭至尾完全着了火，連河里的水似乎也着了。河道中的船舶也在熊熊燃燒。四圍的烈焰冲天，一陣陣的火，像風也似地飄打在我的臉上。我簡直麻木了，他們一時似乎手足無措。

着火的大都是堆在碼頭上的木料，燃燒彈大概是擲中了附近的船隻，經船上散出火星引起了這重重的火牆。我們身處火牆之間，萬一不能撲滅的話，除了跳下水去，連

自己也可能給葬身在里面。

左面一所大堆棧還未參加火燄陣中，但毗鄰的船舶放送一隊隊火花，歇力地引誘它，威脅它。二者之間の木筏雖然浸淫在水中達數月之久，現在可也燒起來了。

所以我想唯一的辦法是將這火之原的船隻沉了。我們將吸水機搬下來，拿水管澆息木筏的火，然後將水灌到船艙里去。沒有燒着的地方，也預先給澆些水，尤其是我們自己的左右，總設法留一條出路。

最初幾小時，現在想起來，簡直是一場噩夢。滿天的火燄，使人不知道是晝是夜。看看表，已該是夜間了。

記得埃弟剛在說我們這第一次工作「總有點冒牌！」他是我們隊中最新的隊員，連制服也沒全，但是他的奮勇真可算得一鳴驚人。他獨自挾了一根水管，直向火的煉獄中衝殺進去。這根水管有一百十磅重，掉下來，準可壓扁他的腳。

他勇氣十足，在飛機再度來轟炸時，他大聲喊道：「好傢伙，不夠痛快的話，就再下蛋吧！」

老在烟霧瘴氣里，有點混沈沈。我走L門處去喝口茶，拿掉頭上繫着遮熱的手帕，痛快地擦擦汗。反身看看他們，都似乎在火燄中工作。我突然覺得我們連後路也沒有

— 旋 潮 —

了。再看看遠處，也是烈焰冲天，我想：「整個倫敦都火燒了。」

但水中的一團火突然熄了，接着又熄了一團。我們給淹沉了二艘船。

烟幕深處顯現出一個人，部隊指導緩步走來視察。我將一切告訴了他，他點點頭：「工作得很好。」我想就是皇上親自來慰勞我，也沒有這般痛快。

他對我說：那邊有一隊消防員，也在碼頭上營救，但是工作不大順利，恐怕連後路也斷了。所以應該注意他們，隨時幫助他們。隨後他就緩步走開，消失在烟幕深處。我看那一隊沒發什麼求救的信號，結果將水龍車推到了水里，大概他們怕給火燒壞了，還是推在水里，日後還可以打撈。

突然百碼外有巨大的炸裂聲，我起初還當是水龍爆了，接着連連炸過來，木板狂飛，泥石升天，我們只好臥在灰燼中暫時隱避起來。

火場中，有炸裂聲，有傾倒聲，有噴射聲，有……，這是水和火合奏成的瘋狂交響曲，充滿了我們的耳鼓，連尖銳的警報聲也聽不見了。

一陣轟炸後，我就派一個人站立遠處，專門聽警報，

所以飛機一到我們已躲好了。這辦法很圓滿，這一夜雖然空襲了許多次，轟炸了許多次，我們可都沒受傷。

漸漸，火已給我們征服了；船都沉了，碼頭也不燒了，只有二旁的木材堆還在熊熊中。

午夜二點，部隊指導又來時，我們這一帶的火已都滅了，他就叫我們將我有的木材堆沖潮了，使我們不易再着火。他又命令我們退出碼頭區，來營救附近的工人宿舍。

這一帶儘是消防人員，但在我回到山門去喝茶時，看見一個傢伙靠在牆上，二隻手悠閒地插在袋里。天知道他在那里幹什麼。後來，我再去找茶喝時，又遇到一個人，身上穿得很整齊，大概是星期日穿的新衣服哩！我問他有水嗎，他就領我走過幾條儘成瓦礫的街道，到一個自來水龍頭處，喝了一飽，裝了一壺。

我問他在這一帶幹嗎，他躊躇地說：

「我來看看那雙新的黃皮鞋。」

曙光再現時，火已全熄了，轟炸也停止了。

我回到隊部時，正遇着許多從防空壕中出來的人們，我決不會忘記他們的神情；空虛地感慨地注視着剩下的餘燼瓦礫，這本來是他們的家呀！



蔘 菸 客

——烏赤別里山口

一 潮 一

太陽被拋棄在中亞細亞高原的後面，把烏赤別里山口燒成一片血紅，晚涼還沒有來，沙漠的酷熱在繼續蒸發出來。

六月中亞細亞高原的傍晚，就像籠罩在一座大蒸籠裏。
守在烏赤別里山口大鼻子的扳子手們，慵懶得把襯衫的鈕扣子都一排一排的解開，汗水還是不依不饒的在汗背心上畫着蛇樣的花紋。

這酷熱的天誰還在路上走呵？
但高原的商隊在中午的時候就已經從安集延動身了，一行二十多個駱駝的獸隊，拖長着在這蒸熱的泥土上迂緩的踱下去。

領隊的是一個精壯的北方漢子，高原上的太陽早把他炙鍊成一副鐵樣的身子，穿着一件沒有扣子的哈噠布襯衫，胸口敞開着，這精壯的胸脯就崛強的凸出來，束在腰上掛匣子砲的皮帶不時固執的搖擺着，繃在屁股後面的匣子砲就一下一下的敲打着馬的後脊樑。

馬並不因為這習慣的鞭策而狂走，却懶得像一隻駱駝，馬蹄敲着泥土地「答，答，答，答。」順着鬃毛流出來的汗水透過了騎馬人的褲子，弄得兩條腿黏滯滯的。

領隊的由皮帶底下扯出一條二尺見方的大布巾來，順着腦門子死勁的抹了一個圓圈，憤憤的吐一口氣：

「好好的，不爲了吃飯受這個罪！人受的？」

纜在後面的白馬就一抖繩繩往前趕兩步：

「快到山了，大龍哥，到了喀什噶爾有咱們舒服的！」

大龍哥把六布巾掖在皮帶底下，手搭在眉毛上往前探探頭，匣子砲往前擺一擺，悵悵的：

「快到了？老鉄，往前探探去，有什麼貓兒狗屎的招呼招呼。」

老鉄點點頭，馬刺子在馬肚皮子上一并，馬被刺痛了的揚起腦袋來一陣長嘶：

「呵，拉拉拉拉！」尾巴掉得老高，「刷刺刺刺」的，馬蹄子揚起一陣塵土墮了下去。

大龍哥長吁了一口氣，回頭看看：

「涼哥兒，到了！」

涼哥兒是一個瘦怯怯的傢伙，就好像一個多月沒有睡過覺，俯在馬背上打盹，抬起頭來微微的張了大龍哥一眼，就又囑頓的俯在馬背上。

大龍哥咒罵的往土地上吐一口唾沫：

「奶奶的安集延剛抽完，就又癩成這樣子？」

涼哥像斷了氣似的微微歎一口氣：

「唉……」比蚊子哼還輕。

大龍哥不屑的搖搖頭：

「好好的一個人，就……」

在駝隊前面押隊的五官聽見，亢笑着把馬頭撥轉來和大龍哥湊了個並肩齊，嘆着：

「大龍哥，你不知道，這玩藝兒是喀什噶爾的貨，安集延嘛，不夠勁，要想盯下去，就得，嗯……」右手用力的捻

了一個櫃子「哦！」：

「想要訂下去就得，就得由喀什噶爾帶他媽的一點子來，到了安集延也是大價錢。」

大龍哥憐憫的回頭看看涼哥兒，搖搖頭：

「玩命的事，這玩藝要人命，任你怎麼包，怎麼封，走到關口就往外冒香味，一聞就聞出來，用鉛封起來也不行，大鼻子又他媽的，逮着，槍斃，奶奶的。」

五官就怪不得已的嘆一口氣：

「北方混過來的哥兒們會染上了這個，涼哥兒！」

忽然；對面掀起來一陣塵浪，馬蹄子打着地「嘩啦啦」。

老鐵滿頭的大汗，在馬背上揚着胳膊，隔着老遠就大聲的放着嗓子喊：

「瞭關了，大龍哥，駝隊照顧好……」

什麼時候，太陽已經落山了，天山頂上立刻透露出來沒有融盡的白雪。晚涼也陡然的襲了上來，涼哥兒把頭抬起來向關外疲憊的微微一張，就又像斷了氣似的頹了下去。

老鐵的馬像箭似的放了過來，到了近頭一兜韁繩，馬蹄子一仰，兩隻前蹄跳起來多老高，「的溜溜」打了一個盤旋。「嘩嗚嗚嗚。」馬上的傢伙用胳膊往腦門子上擄一擄，衝着領隊的鐵漢子吐吐舌頭，悄沒聲的笑着：

「這回又是運氣，晚班的大鼻子祇有兩個，和氣！」說着說着扭過頭兒去往後面看看：

「又好放涼兒哥先過日子去過過癮了，他媽的，麻菸這玩藝，不到喀什噶爾就沒有……」

大龍哥淡漠的笑嘆口氣：

「好好的漢子，充軍充到安集延，末妻別子的，弄上了這個。」

老鐵就沒有聽見大龍哥的話，大聲的笑着，把馬頭一撥，仰着頭喊了起來：

「奶奶的，涼哥兒，口子到了，放馬呀！」

五官在後面拚命大聲的喊：

「哈囉！」兩隻手拚命的擺。

大鼻遲疑一下子，手一招，兩隻馬高爾夫球似的穿過了烏赤別里山口。

駝隊完全被曳在後面了。

喀什噶爾湖裏已經描上了月亮的影子，順着河浜跑下去，前面遠遠的可以看見喀什噶爾城外茅屋的影子。

涼哥兒的馬不被約束的往喀城外的小巷穿了過去。

小巷的盡頭，一座沒有窗的茅屋頂子上突突的冒着濃煙，煙尾巴被拖得順着喀什噶爾河無限的延長下去，在淡月的

天空上拖得像一條妖龍。

「嘩啦啦」涼哥兒的馬跑了下去。

「嘩啦啦」五官的馬追了下去。

涼哥兒的馬疾馳的擦過茅屋的門口。

五官急得大著嗓子喊：

「涼哥兒，勒住，勒住……」

涼哥兒的馬還是往下跑。

由茅屋的門裏面，一掀簾子奔出一個漢子來，追上去，一把揪住涼哥兒的馬韁：

「嚙喝喝！」

馬跑溜了腳，一個收不住，脖子被揪得昂得老高「嘶啦啦」的嘆，後蹄子把土地蹬成了一個土坑。

涼哥兒的身子順着馬屁股就溜了下來。

五官往前趕一步，趕快的往前揪住。

屋裏跑出來的漢子衝五官笑笑：

「發財五官爺！」

五官把涼哥兒往漢子的手裏一操：

「快點，他媽的癩死了。」

漢子掀開門簾，把頭探進去高聲的喊：

「掌爐的，快燒一袋，老主顧！」

烟突裏就冒出更多的黑烟來。

掌爐的忽遽的把大把的蘭花煙墊在大泥烟斗裏，狠狠的按上一劑麻煙，放在爐子裏，就「騰呀騰呀」的扯着風箱，一面不住的把烟嘴湊到傍邊狠命的吸。

烟斗很快的就被爐火蒸得通紅。

把烟斗通過一隻大水葫蘆，牛角嘴子送出來：

「小七子，煙燒妥了。」

小七子已經把涼哥兒抬到屋子裏。

屋子裏滿着滿角的煙，五官尖起鼻子來嗅嗅，像被人刺了鼻鬚一樣，不住的抽氣，半天半天：

「啊味！」打了一個嚏噴。

涼哥兒身子微微的一抖，眼睛微微的睜開，有了一點活氣

小七子接過牛角嘴子來遞給五官：

「五爺來一口！」

五爺呸的衝小七子呸了一口吐沫。

涼哥兒伸出兩隻枯癯的手，抖抖的搶了過去，煙嘴子不顧命的塞到嘴巴子裏，腮幫一鼓一鼓的，大葫蘆裏盛的水就被烟氣衝激的「呼嚕嚕，呼嚕嚕」不住的響。鼻孔裏像兩隻烟突似的不斷的冒出濃烟來。

五官眼瞪着他，嘴巴跟着一動一動的。

好久好久，小七子遞過一杯茶來，涼哥兒一把搶到手裏，仰着脖子「咕，咕，咕」一口氣嚥了下去，把烟全壓在肚子裏。

面孔上有了一點紅潤，拍拍身子站了起來，嘴角上掛着笑紋，拍拍五官的肩膀：

「五官哥，辛苦你！」又回過頭來：

「掌爐的，再燒一袋。」

風箱就又被「呼拉拉」的扯了起來。

兩個人這才有工夫看看四周圍：

順着牆跟砌着的泥台階上蹲滿了人，捧着大葫蘆「呼嚕嚕，呼嚕嚕」狂吸的有，倚着牆角像閉過氣一樣的也有，但

同樣：都是皮包骨頭的瘦傢伙。

五官搖搖頭，嘆口氣：

「何苦來！」

涼哥兒苦笑着：

「沒有法子，五官哥，跟上了就是一輩子！」

掌爐的欠欠身，涼哥兒接過來第二隻葫蘆，兩個人面對面的蹲着，默聽着葫蘆裏的水聲。

直到泥斗裏一半的菸葉化成了白灰涼哥兒這才抬起頭來，衝五官搖搖頭：

「自離娘胎也沒有吃過這苦，這回可把我癩透了。離鄉背井的出來受這個罪，下次這安集延我怎麼跑，五官哥，你說，癩也癩死。」

五官搖搖頭。

涼哥兒差一點沒有哭出來：

「五宮哥，你給我想想法子，安集延不跑我就得死，再不然，再不然我……」

涼哥兒還沒有我出來，外面一陣馬蹄子，「喔！」

一掀門簾，大龍哥探進一隻頭來：

「過足了吧，涼哥兒，照老樣，長興棧等你，明天一清早打轉頭，安集延！」

門簾子「拍搭」一闔，外面馬蹄子又響了起來。

老鐵揚着嗓子吭笑着，雜在馬蹄子裏隱沒了。

五宮拍拍屁股：

「走吧，涼哥兒，天不早了。」

藤菸房裏過足癮的煙客彈着五絃唱起小曲來：

「太平年來太平出，如今姑孃想丈夫；

媽媽好糊塗，咳嗽，兩眼淚朴漱。

……

姐兒年長十八歲，缺少丈夫陪伴奴；

媽媽好糊塗，咳嗽，不知把門出！

……

涼哥兒打了一個冷戰，晚涼把歌聲掩沒，月亮拖着兩個人影子沒入陋巷的底處，馬蹄子打着土地「答，答，答。」

家鄉的歌聲微弱顫抖的響在後面。

高原的夜寒襲了上來，中午安集延的單裝已經維持不住體溫。借着月亮的薄暈，老遠的看見喀什噶爾城口迂緩的載着駝隊的黑影。

五宮用足蹠磕馬肚子，一欠身：

一 流 潮 一

「涼哥兒，趕一下子吧，湊巧趕上大幫一起進城，大家也暖和暖和。」

涼哥兒把繩繩往馬脖子上擰了兩下子，兩匹馬追到月亮的前面。

五官嘴角上掛上一絲笑意：

「涼哥兒，這回精神來了。」

那瘦傢伙苦笑了一下，微微的嘆一口氣：

「明天大清早安集延這一趟還是人幹的，安集延又沒有好口口，癩也癩死了，沒想到我離鄉背井指望發筆小財，我家裏也有八旬的老娘，嬌妻弱子，誰不伸着脖子巴望我發財回去，恐怕，恐怕……連屍骨也見不着了……五官哥，你是我的好兄弟，勞你駕，你替我打個主意。」

慘白的月光照在涼哥兒枯瘦的臉上，兩隻顴骨高高的把眼眶子陷了下去，眉毛倒掛在眼角上。

五官全身顫起了慄粒，深深的嘆一口氣。深陷在兩隻高顴骨中的眼睛，枯澀的斜了五官一眼，就自己哀怨起來：

「你祇當可憐我，五官哥，沒有這東西我活不了，我想，我想……」

那並着馬的投給這可憐的伙伴一個驚異的眼光：

「你……」

「我想，我想，帶一點過去，我……」

那個差一點沒有由馬上跳了起來：

「你？烏赤別里山的大鼻子不是好惹的，玩兒命嗎，你？碎，一鎗，紅血白腦漿子……」

涼哥兒沉默了一下子，上牙咬在下嘴唇上，把嘴唇皮刻上一顆一顆深深的凹印，堅決的擺擺頭，那一頭枯草般的頭髮，被攪動得更見紛亂：

「死馬當活馬治，半夜里爬山，偷口子，玩兒命我也得幹！」

另一個不得已的搖搖頭，把眼睛看在前頭：駝隊已經可以清楚的看見了，大龍哥正仰着頭和老鉄說話。把馬一催，

努力的趕上駝隊：

「大龍哥！」

「喂？兄弟，夠哥們兒！」

挑挑大拇指：「冷了！」

五宮可把身子湊了過來，脖子探到大龍哥的耳朵邊，半天半天，一蹩蹩子，馬驚了一大跳：

「怎麼辦？你說！」

大龍哥的脸霎時板得鉄鉄的，往後扭扭頭：

「你做死啦，涼哥兒，爬山越口什麼罪辜，大鼻子的國際哨兵你受的了？你又沒有傢伙！」一手拍拍曳在馬屁股後

面的匣子砲。

涼哥兒機伶伶的打了一戰，紅着脸把頭低了下來。

夜，是一個寂靜的夜呵，烏赤別里山口也被淹沒在寂靜的黑海裏了。

午夜的月亮孤涼涼的照在長興棧的大門口。

由安集延來的駝隊已經睡着了。

忽然，由黑洞洞的長興棧大門裏竄出來一匹馬，馬蹄子敲打着地「嘩刺刺刺刺。」

五宮牽着坐騎由裏面了跑出來，扯着嗓子：

「涼哥兒，你到那裏去呵？」

前面的那匹馬已經一溜煙竄得老遠的。

五宮一片腿，「嘩刺刺刺……」一面回過頭來：

「大龍哥……」

聲音被馬蹄子掩住了。

一 浪 潮 一

「巴！」衝着涼哥兒的馬屁股就是一巴掌。

涼哥兒的馬就吃了驚似的抖開四隻蹄子跑了下去，涼哥伏在馬背上一蹶一蹶的，兩隻手摟住馬脖子就像要溜下來，一會兒就放過了駝隊。

老鉄亢着嗓子哈哈的笑了起來。

五宮埋怨的瞪了老鉄一眼，一聲沒有言語，韁繩一抖，馬肚子上馬扎子使勁的一刺，順着塵煙緩了下去。

老鉄把手圈在嘴邊喊：

「不要緊，五宮，這小子幹慣了的！」

五宮頭也沒有回，一條黑影子轉眼越過了頭駝。

大龍哥輕輕的嘆息着：

「哥們兒的義氣！」

晚涼上來了，馬身上的汗立刻就收乾，慵懶變成了矯健，八隻馬蹄子：四隻前，四隻後，像兩隻黑球翻滾着，衝過去。

塵土被翻了起來，

馬跟着馬，人追着人。

五宮在後面喊：

「涼哥兒，振作點，兜住韁。」

涼哥兒伏在馬背上，頭都不抬一抬，馬一個勁的：「嘩刺刺刺！」

五宮狠勁的又把馬肚子一夾，往前一個竄勁。

涼哥兒的馬是一匹好馬，一會兒就竄到了山口，守關的大鼻子杆子手們揚着皮鞭子：「嘩！」

大龍哥睡夢裏一怔驚，一脚蹬在老鉄的腿上；摸傢伙，沒了！

老鉄怔怔的：

「麼事？大龍哥！」

大龍哥沒回答，扯着嗓子喊：

「涼哥兒！」沒人言語。

「五宮！」

敲着火，兩個人都沒有了。

大龍哥的脖子都紅了，瞥了老鉄一眼，狠狠的把脚一蹶，四堵牆都「皇皇」的發顫：

「涼哥兒幹了，趁了我的傢伙，說不定去越口子，追！」

立刻：

竄出房來，挽住馬嚼子，「刷，刷」兩個片身，兩匹快馬就奔上喀什噶爾河畔的大路上了。

大龍哥拚命的把扎子往馬肚子上不顧惜的磕，急虎虎的大聲喊：

「涼哥兒！」

由烏赤別里山口那邊就「嗡嗡」的射過迴聲來：

「涼哥兒」

月亮底下仍舊看不出前面的什麼，祇是馬蹄子「嘩刺刺，嘩刺刺。」重複着：

「涼哥兒！」

「涼哥兒」

黑夜，兩匹馬，但仍是淒涼的月夜呵！

忽然，裂空的「砰！」

「砰，砰！」

「砰，砰，砰！」

月亮在發抖。

「幹了！」大龍哥狠狠的唾一口吐沫。死勁的把馬一夾——箭似的！

老鉄在後面喊：

「大龍哥，保重呵！」

大龍哥頭也沒有回。

月亮照的見，在烏赤別里山口騎着一個血肉模糊的屍體：

「涼哥兒！」

陡的，大龍哥兜住馬，按住鞍子，突的就跳了下來：

「涼哥兒！」

涼哥兒四脚朝天，腦骨裂成兩瓣，口角流出鮮血，就好像拴住一條赤練蛇；手裏死捏着一柄匣子砲，鎗口已經折斷了；胸口上緊緊的壓着一隻錫罐子，也被過度的震激裂開，裏面噴鼻香的流出來——麻菸！

老鉄一馬趕上來：

「怎麼了，大龍哥？」

大龍哥撥轉頭，喘喘的！

「他幹了，涼哥兒！」

「啵——」

在烏赤別里山口的山頂上，一匹馬，抖着嗓子大聲的叫：

「我對不起你，大龍哥！」

馬翻了一個身，的溜的由烏赤別里山口的峭壁上跌了下來——

四脚朝天——

「五宮！」

大龍哥捧捧手：

「五宮也幹了！」

夜過去了，太陽由天山的東陞升上來，穿過烏赤別里山口往安集延去的商隊又該動身了。

註 蘇菸——新疆邊寨喀什噶爾城郊沿田夾隴植紅菸，居民擊桿取其纖毛拌鹽菸吸食，毒逾鴉片，日久成癮，百事俱廢，不能自己。

Bian——喀什噶爾以迄安集延纏回稱蘇菸曰Bian，吸蘇菸者，漢人稱涼哥，纏回稱Bian客。

孫了紅山水畫例

俠盜魯平奇案作者孫了紅先生，著述之餘，兼擅六法；山水尤工，茲特代訂潤例如下：

堂幅整張每尺三百元

立軸三尺五百元

對開屏條照整張六折

橫幅均加半

扇面尺頁每件二百元

青綠加倍

點景加倍

花卉照山水六折

收件處

上海漢口路二七四號新聞報館廣告科

代訂者：陳蝶衣

莎士比亞做過賊

何凱

這是「莎氏樂府」的作者莎士比亞，還在故鄉過着貧窮的生活時的事。

一 潮

他的村莊的附近有一個富豪的大園地，這裏有一個精緻的鹿園。牠時時和頑童們結了伴，到裏面去偷鹿。

有一次，大概是惡貫滿盈了吧，他爲鹿園的管門人所發見，痛痛地被捶了一頓。懷恨在心，他回到家裏，就作一首歌諷刺那富豪，而那首歌竟在村上流行起來了。

一 流

這使富豪更形憤懣，終於把莎士比亞從村裏驅逐出去了。

曾作俘虜的塞萬蒂斯

「唐吉訶德」的作者塞萬蒂斯是西班牙所產生的偉大作家之一。年青時，他曾作爲海軍的志願兵，參加西班牙與土耳其的戰爭，在激戰之中，他被敵彈擊中而喪失了左手。

於是他得到休假，踏上歸國之途，可是不幸途中爲敵艦所捕，成爲俘虜了。

當時的俘虜，只要出若干贖款就有被釋放的希望。因爲他的懷中藏着司令官致國王的函件，於是他們當他是頗有地位的軍人，那裏肯以普通兵卒的贖款輕易地把他釋放呢。

可是他的家却非常地窮，因此費了五年工夫，好不容易才備了相當款項，把他贖了回來。

失去了左手，他決定脫離軍隊，從事文筆的生涯。「吉訶德先生」就是在他喪失左手後寫成的作品。

大仲馬和冬菇

法國的著名作家大仲馬是極喜歡吃冬菇的人。有一次在瑞士旅行的時候，他走進一家小飯店，預備吃中飯。照例他點了一客冬菇。可是這飯店的侍者只懂得德語，所以

他不知道這位客人要吃的是什麼菜。

於是大仲馬從袋裏拿出一張紙和鉛筆，在上面畫了一隻冬菇。侍者用手勢表示他已懂得，出去了。不久他拿了進來的是——一頂大洋傘。

熱血詩人密爾頓

「失樂園」之作者——盲目詩人密爾頓是偉大的熱血詩人。

當他三十八歲的時候，國王於窮奢極侈之後，在國會提出增稅案，使議員們大為激怒，當場將之否決。得了這消息，國王大動雷霆，即令軍隊將國會封鎖。這時候密爾頓正在歐陸漫遊，他接到國內發生內亂的消息，覺得自己一人決不能這樣地遊閒着，馬上歸國，投入克倫威爾所領導的反國王軍，大肆活動。

其後，克倫威爾的共和政府倒坍，又恢復王政的時候，他的身邊逐漸發生危險。他終於被捕而投入獄中。

朋友們替他向各方面設法的結果，付了一百五十鎊的罰款，才得使他恢復自由。

辛克萊和絕食

現代美國作家辛克萊素患胃腸病，因此他在寫小說前必定從事二三天之絕食。在絕食的期間，他只喝些水，吃點水果，却從事激烈的網球戲。

於是他坐在書房裏，接連十五小時或十六小時寫作小說或讀書。因而體重減輕五六磅好像滿不在乎的樣子。

有一次，他絕食三天，到十五哩的遠處去遠足。回來看見晚報上登着梅西拿發生大地震的消息，並且據報難民三晝夜未進飲食。他看了這條新聞說：

「我也照樣來一下。」於是又絕食了三天。

照辛克萊的意見：「餓是爲了我們覺得餓的原故。」

作家與肺病

自古以來作家和肺病有着不可分離的關係。有許多文人都是——一面受着病菌的腐蝕，一面產生着不朽的傑作。勃朗寧夫人因肺病而一直臥病在床，這使她能夠寫作那許多精美的短詩。身爲醫師的柴霍甫，一面注意着病菌在體內的蔓延，一面寫作那使他著名的短篇小說和長篇作品。

如不是爲了想用戶外生活來治療他的肺癆的話，奧尼爾決不會收集那麼多的材料以寫作那些有力的劇本吧。同樣地，「寶島」的作者史蒂汶生也是因欲治愈肺病而親近

戶外生活的一人。在廣袤的高山和荒島漫遊的結果，非但使他產生了優美的遊記，同時又完成了使人不禁神往的高山，荒島的探險，獵奇。

俄國作家杜思朵夫斯基在青年時即染上癆病，因此那肺病患者所特有的異常的透視力逐漸發達，藉着這透視力他才能夠對他的人物作可驚的心理分析。他所看見並且紀錄於書中的幻影是只有肺病患者才能看到的幻象。

高爾基的消遣

高爾基從少年時代一直到青年時代過着放浪的生活。有一個時期，他曾在一個小鎮的麵包店裏作着麵包師。

在這小鎮的郊外，有一塊潮濕的澤地，在這裏有一所屋頂已坍下，窗戶已傾圮的三層樓的敗屋，老是有許多游民聚集於此。

高爾基把這敗屋稱作「瑠璃宮」，每逢星期日必拿着麵包和白塔油到那裏去，送給那些飢腸轆轆的游民們，而他則在旁邊看着他們津津有味地吃着，同時聽他們講些有趣的經驗之談，而愉快地消磨一天。這是高爾基在放浪時代的唯一消遣。

當真有人嗎？ 端木洪

有兩個鬼就在一所荒蕪的房屋中。半夜三更的時候，突然聽見隣室有聲響，其中一個鬼抖抖擻擻地問另一個鬼道：「你當真想信人嗎？」

介紹職業

「先生，你答應跟我介紹職業的。」

「可是沒有職業呀。」

「你不是說過自己給我想法子嗎？」

「我是預備組織一個團體，專門研究爲什麼沒有職業，你就可以做這個工作。」

禁止吸煙

博物院職員走向某百萬富翁。

「此地禁止吸煙，先生，所以，請你付罰款五元。」

「好，拿張拾塊頭去。」

「我可沒有找頭，先生。」

大富豪轉身給他的書記一枝香煙：「那末，約翰，你也吸一枝。」

生 · 死 · 夢

施濟美

一 潮

看曇花一現，往往想起浮生若夢，遂有多少人羨慕起「青山不改，綠水長流」了。

然而，那是個謎語樣的：「山川所以能夠長生，因為牠們沒有人間的熱情。」

一 流

你會讀過「草原故事」麼？其中有一篇美麗的仙話，高爾基描寫的那個「不能死的人」——拉拿，遭受了「繼續活下去」的刑罰，他在人間尋不到休息，也得不着歡迎……

長生會予我們以幸福嗎？

也許死並不可愛；但永遠活着却是惡運，是苦刑，是殘酷的懲罰。

請記住：「死」是不能遲延的，並且「生」也是不應當遲延。

二

你曾在月缺花殘的晚春之夕，盼望着花好月圓麼？

別那麼愚蠢的想，我勸你。該記着人生是——，用嗚咽，流涕，與微笑造成的；而流涕却最佔優勢。生命不過是「眼淚之谷」而已。

不是嗎？用朦朧的淚眼透視燈光之際，比別的日子美麗得多了。我愛看含愁的眸子，感傷的戲劇，憂鬱惆悵的微笑……

一個不幸的故事，是一個永遠不被遺忘的故事；最離結子的花才是頂美的；我十分相信這些。

能夠擔當痛苦，就是最美的人生；怎能不因這一縷淒涼的况味而歌唱呢？

「悲哀能將人的情感，鍛鍊得更純潔，高尚。」——親愛的朋友！又何需我來說福你快樂？

是誰說「至人無夢」？

不！不！那最最善於做夢的，才是真正的幸運兒。

多少人因着現實的黑暗而痛苦，多少人因着現實的黑暗而灰心，多少人因着現實的黑暗而犧牲了一切，多少人在生活的廢墟上悲唱：「這世界是這樣的荒涼，有什麼值得讚賞？……」

什麼才是他們的安慰呢？只有夢，他們自己編織的美麗而又偉大的好夢。

不在地角天涯，不在萬水千山之外，只在一念之間，那兒可以創造你的夢之王國，光明，自由，幸福，是神祕的仙境。

告訴你：這一念會予人以永久的安慰。

告訴你：那王國，那仙境堪比長在的樂園。

你記得寫離騷經的三閭大夫麼？他是一個偉大的善於做夢的人；俄國的托爾斯泰，也會戴上那幻相的花冠；還有……許多許多的人，在這裏，在那裏，在古代，在現今……

幾時你也覺得那神祕的地方，夢之王國？我凝望着！

我從不曾想到怎樣為自己安排下一個墳墓。或是憶及一個最知己朋友的死。

然而，有一次——：

「如果一個最好的朋友死了，」他問我：「你打算怎樣紀念？」

「不會是你吧？」我朝他俏皮的笑了笑。

「也許是我哩！」

「是你，那麼，」我思索了一下：「不間斷的到你的墓園去，獻祭一束黃色的鬱金香，或是冷豔的白芍藥，如果是風雪料峭的大冷天，我一定會帶來一枝幽美的寒梅……」

他無言。

「嫌不好嗎？」我莫明其妙地朝他投以一瞥：「這些，不都是你所愛的？」

「那是我生前所愛的，却不一定是死後所需要的。」他莊重的說。

「是的，我還得囑咐他們用常青的松柏點綴你寂寞的墓地——」

「那倒不！」他打斷了我的話：「我並沒有想到需要一個墳墓。」

「啊！明白了，」我恍然如有所得：「如冰心女士所說，在月白風清之夜，將遺骸埋葬於海洋之底；我猜得對麼？」

他明快的笑了起來：「唔！那只是一個詩人的想法，而且，海底未必能夠安眠，或許還看不見珊瑚……」

「……」我茫然，不知所云了。

「你就想不到其他麼？糊塗的孩子！記否有一句說話；我們的墳墓不在地上，在大家的心裏。」

「你是說，」我叫起來：「我會將你遺忘？不，不，那是絕對不會的；我記得你，永遠，永遠。」

「我想，我也希望。」

「你還應當相信，」我像背格言似的：「曾經有人告訴過我：人類有最強烈的記憶，是上帝最殘酷的安排。」

「感激上帝如此的安排，」他笑了。又喜悅，又惆悵：「還謝謝你；你知道麼？能夠遺忘是最幸福的事，但是被人遺忘却是最不幸……」

——是的，活在人家的記憶裏，是最美的墳墓，勝似永生！你不這樣想麼？

屠格涅夫的無名傑作

魯 莛

俄國大文豪屠格涅夫作品甚夥，中國差不多都有譯本，所以很爲國人所稔悉。諸如羅亭，貴族之家，前夜，煙，父與子，初戀，獵人日記等，無不風靡全球，人手一編，尤爲青年所酷愛。

但是他還有二本傑作，却被世人所遺忘了，一本叫做「文學和生活的回憶錄」，一本叫做「給費雅度夫人的情書集」。

前者一八六八年出版，敘述他早年的文學生活，他與當時「同路人」的交往，赴德留學的情形等等。該書共計四五萬言，英日二國，都尚未有譯本，祇有俄文本和德文本二種。

後者是他和名花有主的費雅度夫人的情書集，他原是個寫情聖手，自己的情書，當然格外是情文並茂，纏綿動人了。有法文譯本，中文譯本尙付缺如。

生命

徐翊

是什麼時候，我走進這房間來的呢？這濃烈的油墨氣味，這黯淡的電燈光，這可怕的人世間底地獄呵！

屋外的載貨汽車響着巨大的聲音駛過了，接着屋子就震動起來，黃昏的煤灰揚滿了整個的房間。

紙張，剪刀，漿糊，紅筆，堆在破舊的桌子上。他們輪流着，被一雙一雙的瘦削的手所搬動。直到黃昏過去，車聲停息，屋子裏只剩下一聲聲咳嗽的時候。

我幾時走進這房間來的呢？還記得初來時的情形嗎？初來時，這房間裏，連我總共有四個人。

一個是莫名其妙地失蹤的，失蹤了之後，一直就不會回來過。其餘二個，潔是在一年前死去的，因為他是一個進入了第三期肺病的人。另一個則也已爲了每個月收入不能養活一家，而於三個月前自殺了。

送去了三個人之後，接着這房間裏又進來了一些人。這些人，有着緋紅的臉頰，和靈活的眼睛，正如我剛進來的時候一樣。

可是，我現在正是在響着咳嗽，蒼白的臉色，和呆鈍的眼睛，點燃着的捲烟的漸漸變短，是說着人底生命是有限的呢。

新進來者的人數，湊巧也是三個。於是這三個人，很簡易地坐上了以前三個人底座位。

房間裏，似乎可以熱鬧起來了。然而，事實上，却添上了一層更深的寂寞。

當黃昏來臨的時候，窗外依然有老虎車底叫聲，窗外依然有一批一批塵灰，不斷地爲這屋子披上外套。燈光閃爍着，屋子裏盪漾着濃烈的油墨氣味。

人是沉默的。筆與紙張，却在發着輕微的歎息。

夜繼着夜，夜給與她底工作者，是一大串無情。我偶然抬起頭，瞧三個新進來的同伴。在燈光下，我發覺他們已經開始變了。

「像我這樣的人，竟連一個家也養不活。這××元，這××元一月的薪水！」那個因不能使家庭得到溫飽的高傲的自殺者底聲音，忽然浮現在三個新進來者之間。他們都瘦了，爲生活所逼迫的。

暮色不斷地啣歎着，繼續地移轉着牠底路線。

有一夜，這房間終於又吞嚥了一條新的生命。新進來者中間的一個，吐血死了！

他底死，與潔逝世時完全是一樣的。肺病底第三期，生活底擔子重壓着他，不斷的辛苦折磨着他。

「人底生命，是終要完結的呵！」吐血以後，留下僅有的一句話。

其餘二個人痛哭着，他們知道有一天他們也會如此地死去的。

只有我是無言。（淚，早已在前幾個朋友死的時候，流完了。）

「反正是這樣，又能怎樣呢？」

於是三條生命，又面臨着涸乾了的歲月奔跑。

感謝上蒼對於我特別的寬大，（說不定，是過分的苛薄），讓我依然活在這房間裏。這房間是不允許青春和少年存在的，這裏是生命和死亡底交替所。

「爲什麼不出來看看外間的陽光？」

朋友，我真感謝你。然而我竟鼓不起勇氣。不是說過我是一個寂寞的生物嗎？

在日光底下，我底生命是無所可適的。你感喟於世界太狹小？這倒是真的，看它竟容不下如我底生命哪。

（作者後記）許多年以前，因爲偶然的旅途底關係，我經過一個冷僻的城市。在這城市裏，我認識了一位朋友。他是一個熱心人，然而却懷抱了爲他瘦削的身子所裝不了的寂寞。之後，我離開了這城市，漸漸地把他忘記了。可是，奇怪的是這一年來，我忽然每夜都又想起了他，他底臉，他底語聲，竟在黑暗中，時時刻刻浮現在我底眼前，響徹在我底耳邊，騷擾着我底安靜。於是在這中間，我就寫下這上面的一篇文章，牠正是我往昔所聽到的那寂寞的靈魂底呼喊，那滿肚子都是委曲的那個年青人底控訴。

夜與幻想的 Sonata

關山月

1. Prelude

假使說白天應該栽種黃色的歡娛，那麼夜是適宜於獵狩一些暗藍的幻想了。

人們沒有理由阻止一個的放縱的幻想，有如阻止一尾魚在水中游行——說夜僅僅屬於垂暮的老年人那是一種暴橫的不合理的偏見。不是麼？這世界上永遠存在着一些固執的夜的癡愛者，而他們常常是年青的美好的靈魂！

比作詩；上帝創造白天假使如荷馬之創造「依利亞特」——相信真有這麼一個無敵的盲詩人——夜則就像那裏婉麗綿的「奧德賽」。比作音樂；白天假使是將人們心弦拉緊如滿弓的 Rhapsody，夜則就像那從顫抖的指尖下嗚咽着流出來的暗藍的 Moon-Sonata。

年青人常常有熱愛「奧德賽」甚於「依利亞特」，熱愛 Moon-Light Sonata 甚於 Rhapsody 的。（荷馬與斐多芬永遠是無敵的王者。）

——而年青人也常常有熱愛暗藍的幻想甚於黃色的歡娛。……

2. Variations

在許多年青人中，我就是比較熱愛夜的一個。因為我想獵狩暗藍的幻想的興趣甚於獵狩黃色的歡娛。而在一個無限的獵者，夜常常是遍地珍寶的廣闊的圍場——埋藏着幻於神祕的開墾不盡的處女地。

（因為幻想總是頑皮的孩子，它的放縱的脚步是最適合於奔馳在夜的自由的莽原上的。）

幻想的脚步奔馳在這神祕的莽原上有一種愉快。……一種瘋狂的享受！

因為這開墾不盡的處女地上堆積着無限珍寶：人類和人類以外一切生物的美好如水晶的理想，灼熱如火饑的希望，……還有埋藏着的數不清的斑駁的萬萬年和鏈煉中的微溫的萬萬年。……在這裏人間的時空將顯得渺小，甚至

人間的創造者也將顯得渺小——無論宙斯，無論耶和華，無論東方的盤古。人們將可以找到那些創造者的創造者；甚至可以發掘到更前一代的創造者的乾硬的「木乃伊」的化石。……

在人間，在擾擾的白天，你是一個多麼可憐的渺小的
人呵！或者孤獨，或者流浪，或者拘束得至不敢隨便眨一
眨你的發癢的眼睛。然而在夜的幻想的領域中却無礙於爲
一個最高的王者，遠過人世間的查理曼或德撒。你也可以
「叱咤風雲」，自由逞馳——而這王國的疆域是無限的！
……

或者不必說那「叱咤風雲」的享受罷，（你或者並無
興趣於那些不朽的英雄。）那麼就用來打發走一些已經嚼
得發膩的生命——

人們也可以在這廣闊的莽原上隨便掇拾起凋殘的笑和
凋殘的眼淚，如同在秋林掇拾起一束枯葉；然後再慢慢
地嚼嚼那一縷又酸又甜的如烟的感情，用來應付過又一頁
的生命的「白卷」。人們也可以撫摸到正在鏈煉中的無縫
的宇宙，向那微溫的明日的世界借得一點生活下去的勇氣
來。……

夜的幻想的獵者是寂寞却也幸福的！

3. Coda

有一夜，幻想的獵者却悲哀了！

夜忽然閉上眼睛，也卸下滿頭珠翠：沒有月亮，也沒
有星星。

然而夜的靈魂却忽然幽幽地哭泣起來——那支暗藍的
Moon-Light Sonata 響起來了；顫動着冰冷的戰慄。

……
這不死的樂章歌唱着。歌唱着不死的夢，歌唱着不死
的祕密，……

夜的幻想的獵者不知是第幾次又舐嘗到那又酸又甜的
冰冷的水珠——他的自己的無聲的暗藍的眼淚。

「七年呵！……七年，……」
夜的幻想的獵者從悲哀的邊緣漫步到悲哀的邊緣。他
閉上窗。然而也關進了極星一樣的寒冷。跌碎的哭泣的音
符散落在遍地，在夜的痛苦的莽原上堆疊起來，堆疊起來
。……

知道這又將是無夢的一夜，然而夜的幻想的獵者却遂
漸安靜了。

（沒月月亮也沒有星星的暗夜，不也和無夢一樣淒涼
嗎？）

可是自從一個人帶着他的美好的理想奔走去遠方，他
早已習慣於這無夢的寂寞了！

故園散記

林莽

——半漕基

北門，城樓傾圮了。縣里的人說：拆下來當柴燒。舊的拆了，新的還沒有建造，賸下一個缺口。

一 潮

城腳下一片蘆葦。河岸崩坍，水腳伸了上來，浸濕了草地。腳踏上去，吱吱的響。靠近是一株永遠不會發綠的樹。幹上釘塊木板，給風雨腐蝕了；歪歪斜斜的字：「半漕基」。附近一帶，提起這地方宛如山盜那樣怕人。「鬼地方。」老婆子喃喃地訓誡子孫輩，一代代下去，怕了，永遠不上那里去。

一 流

冬天蓋着雪。風胡胡的嘯。一片蘆花，老婆子似地一頭白髮。烏鴉在秃枝桠上，拍翅膀，噪着。停停，撲向柏蓋，又是一陣噪。好淒涼。夏天。日間，陽光照下，彷彿一片火焰。白骨：人的、貓的、狗的混在一起分不清了。蒼蠅嗡嗡的攪着。螞蟻連成一條線，不知在搬運甚麼。偶而一條不懂事的獼皮狗走來嗅嗅，想找點吃的。失望了，

要走，獼皮上叮滿蒼蠅、牛虻，急得一陣叫，撒開腿亂跑。蹄子，解破了寂寞。夜里蒸騰着爛東西似的濕潤的氣味。

青蛙在岸上打鼓，咚的一聲跳下水去。花腳蚊子吸不到一點血，在草莽里亂哼。螢火耀耀，像顆顆流星。荒塚里，

走着磷火。遠近人家，闔上格子窗，怕嚇壞了孩子：「冤鬼哪！」老更夫也深誠着這里，折個灣繞過了。不遠，送來沉重的梆梆聲。

有刑罰以來，這里就是執行的場所。一把年紀的人還

絮絮不休地給子孫們講砍頭的事。一立秋，天高氣爽。應該砍頭的犯人就該行刑了。劊子手押着，浩浩蕩蕩跟了鑑賞的看客。「叭」的對腿灣里一脚，犯人跪在地上，刀光一閃，頭滾下來，牙齒死咬住草根。頸皮一皺，饅頭按上去，猛的，冒出一股血，饅頭衝開，用紙包好。燴來吃，醫治癆病，百靈百驗。頭盛在石灰籠子里，懸在城堞上示

一 潮 一

案三日。女犯絞決，也在這里執行。白綢繞在頸項里，用力絞去，面孔紅一陣青一陣地吐出舌尖。在脹大的肚皮上一脚，氣絕了。現在時代進步了。一壺酒，一盤糕，把犯人向車上一推，大隊人押着，到了，「拍！」的一响，腦袋開花，用鏟子掘開土，屍首對席子里一捲，就埋下去。無數的游魂，無量的眼淚……。楓葉紅了，片片墮下，蓋了滿地。

日前，還押着一個人向那絕地去。死刑囚在車上低低啜泣。在人間，似乎他還有很多留戀。也許爹娘，也許妻子，也許……在門限上盼顧着他的影子。

然而他要死了，永遠不回來了。

在人羣里：

「嘖，賣大餅的史狗呵！」

「好人哪！幹麼弄到這個地步？」

「罪過。阿姨，你知道嗎？」

大家都不知道。其實，就是被判的，有誰能夠證明他自己是知道了呢？

雲飛過，發綠的河水一亮，似乎笑了。上空，橫過雁陣，向溫暖的地方去。

且聽：風在蘆葦里低語，可否解一解這里的寂寞？

烏克蘭民謠

陸吉

我底田地啊，我底田地！

用骨頭鋤鬆，

用我胸膛耙犁；

從心頭，從胸口！

灌溉以鮮血！

告訴我吧，我底田地，

好一點的日子在那天？

我底田地啊，我底田地！

是我祖父掙下來的；

您怎的不給我活命的東西？

千辛萬苦，染上我底心血！

我底心血在那兒？

我是多麼地苦啊，我底田地。

只指望著您！

你有第六官感嗎？

程志霄

科學家很久以來就相信，除了經過感官以外，沒有什麼能傳達到人的心智中，所謂感官是使我們知覺四周事物的五官：視覺，味覺，嗅覺等。

過去十年中，美國杜克大學的萊因博士(Dr. J. B. Rhine)曾經做了一些實驗，關於人類心智的能力提供了新概念，對於我們的生活影響極大。

萊因博士所研究的是超感官知覺，普通稱為ESP，意思是指一種不藉五官的幫助而知覺到事物的能力，包括傳心術和天眼通。

但萊因博士所謂天眼通的意義極為嚴格，僅指五官以外的第六知覺；而降神術者與玄學信徒的理論截然不同。

傳心術是一個人的心智對另一個人心智活動的理解。

當代著名科學家對於這些超感官知覺的實驗認為滿意，傳心術和天眼通確實存在，它們是人類心智的普通活動。

萊因博士的結論是：「根據相當可靠的證據，每一個健

康正常，無憂無慮，精神飽滿的人，如果對於第六感官發生興趣，能夠說服他充份合作，都能完成重要的工作。」

這種心理學的新流派，也就是所謂副心理學，有一種特殊設計，供給專門研究的技術。當杜克大學允准在該校心理研究室中試驗這些非正統的學說時，是第一個有聲望的大學承認ESP是正道的研究。

自此以後，副心理學為好幾所著名的大學所認可。倫敦大學頒了一個哲學博士給專門研究這個問題的人；劍橋大學設了一個學會；而哥倫比亞大學已經研究了好多年，並和杜克大學密切合作。

萊因博士等雖然做過許多實驗，但他們立論非常謹慎。他們並沒有說他們知道超感官知覺是什麼。他們所證明的是它確實存在，在使用這種知覺之前，需要某些條件的具備和成熟。

超感官知覺似乎是一個總的過程，傳心術和天眼通是

特殊的形式。所有的重要受試人，表現相當優越超感知官覺能力的，都兼具傳心術和天眼通。麻醉劑和興奮劑對於這兩種活動的影響情形一樣。

超感官知覺的試驗極簡單，因為這方面的工作極為著名，許多人都買了E.S.P.牌，像做新遊戲一樣地做實驗。牌內一共有五種花樣，加號，圓圈，方塊，星星和曲線。一副牌有二十五張，每種花樣五張。其他各點和撲克牌一樣。

受試人坐在桌子的一端；主持實驗的人坐在對面，手裏拿一副E.S.P.牌，一支鉛筆和一片紙；他將牌洗好，一切切好；不論他自己或受試人都不知道牌的次序。於是受試人說出上面一張牌的花樣。他可以看着牌背，也可以看着窗外，也可以閉上眼睛。

受試人說出第一張牌的花樣以後，測驗人記在紙上，將牌移開，但並不去看它到底是甚麼花樣。受試人接着說下一張牌的花樣，直到說完二十五張牌為止。測驗人照着自己的紀錄和牌的次序核對結果。

其次是計算一下，純粹靠機會可能猜對幾次。純粹靠機會有時可以猜對五次，有時六次，但平均決不會超過六點五。

杜克大學的最佳受試人比爾斯有一次二十五張牌全說對。若靠機會湊巧則是二九八〇二三二二三三八七六九五三一二五次中纔能有一次。他以後再也沒有能夠全說對過。多數的受試人能說對十張到十五張牌；說幾千次以後，能保持相當高的平均數。

心理學家不能解釋E.S.P.究竟是什麼，在現代機械世界中佔一個甚麼地位；但他們能夠發現它，確實可說是一件重要而有趣的事。

一般人所關心的是甚麼型的人比較具有這種特殊的能力。根據實驗的結果，得知年齡，智力，和性別的差異與超感官知覺的強弱都沒有關係。不過，這種能力是可能衰落的。

科學家往往嘗試把他們的發現和整個的科學知識連系起來，雖然E.S.P.所表現的能力是特殊的，但決不是超自然的，不可思議的；而是人類心智正常機構的一部份。

預告：

下期大革新！

新作家！新陣容！

木板飛機和塑料汽車

歐陽瑛

木板飛機已經問世了。這可說是自從有全金屬飛機以來，航空界最刺激的新聞。製造木板飛機比金屬飛機來得便宜，而且不需要特殊的技術勞動。第一個試驗成功的是教來恩博士。現在已經有十四家公司完成了木板飛機的試驗，有的且已在製造中。

製造完成的木板飛機，表面像玻璃似的，沒有腐蝕之虞。而且沒有突出的鉸釘增加空氣阻力。七十五馬力的金屬飛機，每小時速度一百零五哩；同樣馬力的木板飛機，每小時可飛一百四十哩。並且一塊和金屬同樣面積，同樣重量的疊木比金屬厚五倍半。由於厚度的增加，機翼及機身內部的翼肋和縱桁都可省掉，全機的重量也就因而減輕三分之一。無論就戰爭的觀點，或運輸的便利來說，機身輕都有許多益處。

取消了機翼的支持構材，在空戰中，敵機機關槍彈和榴彈的重要目標也就減少。因為是一塊，所以沒有用

鉸釘接連小塊金屬製成的飛機的缺點。

關於木板飛機禦風雨耐氣溫的能力，曾做過完全的試驗，在零下七八十度到零上一百四十度之間，沒有任何削弱的象徵。

木板飛機最大的特點就是簡易價廉，不致有耗費幾十萬萬金元，製造好以後却不合實用的弊病。因為模型的便宜和簡單，製造一架試機，可說是花費不了多少錢。而且木板飛機的設計若有變更的話，也只不過是木匠幾小時的工作而已。

我們現在已經是站在航空世紀的門口，未來的世界中，飛機必定在交通界中稱王稱霸，因為人們再也不耐煩坐幾天幾夜的火車，或乘二三十天的輪船了。而木板飛機正是航空世紀的先驅者。

現在的飛機製造，非常繁重費時，普通一架輕航空機，需要把五萬樣個別的部份併攏起來。想想看，五萬樣是

一個多令人頭痛的數目啊。

木板飛機的製造有兩種方法，一種是杜拉摩德式，一種是衛德爾式。它們正是兩種相反的方式，前者木板鑲在模子裏面，後者却是鑲在外面。至於接合木板的膠體，就是現代最新人工化學品——塑料。

但，我們必須聲明，木板飛機到底還是處於幼稚的時期，尚有許多問題和手續以待專家的研究，當所有的問題都澈底解決以後，能夠大量製造，大量生產了，那就是航空史中最偉大，最光榮的革命紀念日。

塑料汽車是美國福特公司化學師羅教特·愛蘭·鮑葉 (Robert Allen Boyer) 的新傑作。鮑葉汽車塑料片和一切商用的塑料全不相同，製成的車身如同有光澤的鋼片。試驗的塑料含百分之七十的纖維質，百分之三十的樹脂結料，壓成布片子。單單這種布片子，力量極弱，但幾張片子以一千噸的熱壓鑄在一起，除了緊張力以外，各方面都較鋼片為優。

車身比較輕百分之五十，價格比較廉百分之五十，堅固却增加十倍。在高壓力下，塑料彎如摺刀，壓力取消以

後，又恢復原狀。縱然不斷的施以斧削錘敲，對於塑料片的光澤並沒有影響。顏色並不是漆上的，而是內含在塑料中。

爲了製造這種超塑料，福特公司從泥土中尋找原料。一百萬輛塑料汽車，需要五萬噸人工合成化學品，一百七十萬噸農產品。可能的構成是十萬包棉花，五十萬蒲式耳小麥，五十萬蒲式耳玉蜀黍，七十萬蒲式耳黃豆；少量的皮革，豬油，膠，松脂，甘蔗，酒精，和亞麻。此外還有軟木，橡皮，桐油，苧麻，埃及包木乃伊纖維等。不過小麥，玉蜀黍和黃豆可以交換使用，祇用一種可以，三種全用也可以。

總之木板飛機和塑料汽車都是今日的大發明，它們並站在科學的最前線，時代的尖端上。它們是屬去未來的。當天空上充滿了木板飛機，街道上接連着塑料汽車的時候，我們這個世界各方面都已經有了驚人的進步。那就是我們今日所說的「未來世界」。

心香一瓣

程育真

西天斜陽一抹，黃昏偷偷爬上了靜穆的大地。

郊外，盛開的一片野花偎倚着萋萋的小草細語似詩的情話，小鳥拍翅飛過，向它們寄於無限的羨慕。

聖路得教堂正浸浴在薄暮的晚霞中，高牆上，苔蘚斑駁，藤蘿掩映。抬頭仰望教堂見得那末莊嚴，雄偉與尊貴，似乎還在靈感中帶上一絲寒凜。

一 潮

鐵質的十字架久經蒸騰和摧殘有些兒黝暗，然而還高高矗立在教堂的尖頂，永遠彰顯着不變的博愛，聖潔與和平。聖殿裏，肅穆，安謐和深沉，靜悄悄地一片暗澹。窗外微弱的夕照透過玻璃在地上織成綺麗的花紋，講台上鋪着潔白綉花台布。幾支燃燒的洋燭不息爆着火花，讓台上金質的十字架閃着輝煌的光彩。這裏沒有喧鬧，沒有哀號，自然地你會從心靈上感到一陣安甯，一陣幽靜，彷彿你的情緒被柔軟的綢布擊着送得很遠很遠地……。

一 流

突然，聖殿正門啓閉，走進一位年老的牧師，他一手握着金邊皮面的聖經，一手抓了一束鮮豔的玫瑰花緩緩走向台前。順手就把玫瑰花插入琴蓋上的花瓶裏，慢慢旋過身體。

墓地，老牧師發現講台前有一團黑影，似乎正有人跪着默禱。他放輕脚步閃過一邊，又怕擾了默禱者的靜思，就近在長椅上坐下。

借着半明不暗的燭光，老牧師才看清楚是一個女孩子的背影，長長的捲髮散佈在肩頭，俏紫的長衣拖曳在地。

沙沙的腳聲和些微的擾動，女孩子從禱告中驚覺醒來，趕快抬起頭向四周注視，長椅上她看見老牧師正向她微笑。

女孩子迅速站起，靈活地轉動她無邪的眼珠。

「老牧師，真對不起，我沒有得到你的允許就走了進來。」嬌憨中帶上幾分不安的神情。老牧師站起來，放下手中的聖經向女孩子端詳。面前站立的是年約十六七歲的姑娘，明眸善睐，容光鑑人，似乎在她眼中，感覺到她還淘氣，天真與頑皮……

老牧師慈祥地笑道：「不要緊，本來這裏是可以自由出入的，我倒覺得抱歉擾了你的祈禱。」

「不，我本來要結束了，你要禱告嗎？」女孩子玲瓏剔透，敏捷地讓過一邊。

「沒有關係，我可以到長椅那邊去。」

「天暗了，我該回去了，」女孩子剛走了幾步，又回過頭來：「老牧師，我可以每天到這裏來禱告嗎？」

「可以的，姑娘，你每天要禱告，有困難的事情；須要我為你代禱嗎？」關切的凝視着她。

「這個……」頓了一頓，無目的地揮動長髮：「謝謝你，相信多方祈禱神更垂聽。」

「可以讓我知道事情的一些兒嗎？」老牧師移動脚步走近女孩子身旁，她瞧見女孩子深藍的眸子裏有着難言的抑鬱與惆悵。

一 流

女孩子羞澀地泛起了紅暈，垂下頭注視地上綺麗花紋，脚尖又不停在地上摩擦。牧師已經領會了一半，不等女孩子開口，就接着繼續道：「姑娘，我想沒有關係的，實在不方便也不必告訴我，好得神照樣會賜福。」

女孩子慢慢抬起頭，深邃的眼睛投在不鮮豔的玫瑰花上，像是找尋花香散放的盡處……半響她低低自語：「爲一個遙遠的朋友祝福……算起來我已經有半年沒有他的消息了。」她忽然轉過頭：「老牧師，我可以爲這件事祈禱嗎？」

「自然可以，不必傷心，凡事藉着禱告把你的心懷意念告訴神。」

沉寂片刻，女孩子輕捷地一笑：

「再會，老牧師。」

牧師來不及回答，女孩子的長影早就溜出了大門。殿門口，老牧師依着牆，祇見遠遠地長髮在晚風中飄颻，終於迷惘地消失在夜霧裏。

老牧師撫着長鬚微微一笑接着搖了一搖頭，他不明白究竟爲什麼要笑，又何故要搖頭，沒有理由，也辨別不出是怎樣的心緒……。

此後，無論是天高氣爽，或是風雨淋漓，女孩子不會忘懷和間斷她的祈禱，每天她要爲自己的朋友——一個比自己長二歲的男孩子——用心靈來誠懇祈求，虔誠祝福……。

在一個有風有月，似詩一樣柔情如畫一樣幽美的晚上。聖殿前的白石階上，靜靜地坐着老牧師和女孩子。

女孩子的頭枕在老牧師的膝上，雙手捧着臉，天真又恬俏，凝視着牧師的長鬚。

像看顧自己的孩子一樣，老牧師用手輕輕撫摸孩子的捲髮。

月亮偏西，教堂尖頂十字架的倒影正好射影在女孩子身上。就在這一夜，孩子坦白真純向牧師訴說自己的故事：

「我們相識在校中去年春季的運動會中。我想一些也不會記錯吧：那時我獲得全校用徑賽冠軍。老牧師，你沒有猜着以前我是一個很頑皮的孩子，是嗎？」興奮地閃着黑長的睫毛，「是的，那時候我知道有許多人注意我稱讚我，也有給我過分的褒揚。老牧師，你說是太過分了嗎？因爲我根本沒有像他們讚揚那末好呀！」笑了一笑，接着從老牧師膝上拿下雙手：「當時我很歡喜一個個子高高的男孩子，他很頑皮跟我一樣愛笑愛跳而且……對了，而且他是一個信徒。以前我們常常到郊外去玩，或者一塊去聽道，他告訴我他的家庭不在上海，想起來了，好像是離上海不遠的杭州。」

「桂花飄香的時候，他忽然對我說他的母親有病，所以匆匆離別了上海和我。臨走我告訴他，我必定常常爲他祈禱……」說完她拾起頭仰望着高空的明月喃喃自語：「爲什麼他至今還沒有消息？神會祝福他的母親。」

「連一封信都沒有？」老牧師關切地問着女孩子。

「沒有呀！老牧師，你說，他會忘了我嗎？……」兩顆晶亮的淚珠滾在面頰上，潤濕了黑的睫毛。

「不會的，也許他忙着服侍母親，是嗎？……」

「呀！謝謝主……」女孩子一下子就天真地笑起來，她的心田是那麼純真。

沒有失望也不再悲傷。年輕雅氣的心靈上留不住無謂的煩惱和憂慮，她高興地拍着雙手恣意地笑輕快地笑，似乎眼前是愉快和盼望。

突然，幾聲冗長悲緊的鐘聲激破了甯靜的夜空，接着是一陣靈感的歌聲，幽幽地，却是十分清晰。

「我的愛都澆奠你腳前，耶穌；因你比萬有滿我意，

你倒底又盡美，又盡善，耶穌；我心歡喜住你懷裏……」

女孩子無意間跟着低吟悄唱起來，細弱的歌聲如怨如慕如泣如訴。

又是一陣鐘聲，嘹亮而明朗……女孩子似夢初醒驚異諦視牧師。「那裏來的歌聲？……」

「對了，我險些忘記，八點鐘有夜禱。起來，孩子，孩子我們到祈禱室去。」老牧師站起身拍去灰塵。剛向前走上

半步，突然覺得脚步沉重，背後有一股力氣抓住了他，他回過頭來，是淘氣的女孩子拉住了他的衣服。

「嘻……」女孩子天真地笑了。

「真是頑皮！」老牧師伸手把女孩子從地上拉起。

「我想他決不會忘記我的……」淒婉地自語，一面又跟着老牧師帶跳帶跑投向聖歌的懷抱中去。

一 流

韶華送來了世界的快樂 悲哀，得意，惆悵，同時帶去了人們悲歡的離合。

教堂依舊如當初一般高高矗立在萬綠叢中。祇是，聖台面前已經冷靜了長久，女孩子多天沒有來了。

縱然，以前女孩子會恩待過看門老者，而且又給于錢財的幫助，可是，長久的冷落，並不會使老僕有些微的關懷，甚致連一絲掛念都沒有。

老牧師一度離開上海，復又歸還。看門老者不會向老牧師提起過女孩子，老牧師自己又忙着公事，因此無暇關心到女孩子了。

一天二天……流過了時間大海，自從老牧師比較清閒一些時，他忽然想起了女孩子。從記憶中猛然覺得女孩子已經

好久不見了。照他的測度倘若不是男孩子回來，那末一定是病倒了。

暫時擱置自己的公事，乘一個柔和的傍晚，老牧師滿心關懷地去探望女孩子。

老牧師的測度與猜想沒有錯誤，女孩子果真病倒了。

推開落地玻璃長窗，老牧師隨着傭人的引領，走近了病人的床邊。

「姑娘，長久不見了，你病了爲什麼不叫我來代禱？」

女孩子躺在牀上，緋色的皮褥遮蓋着上半個身體，眼睛半閉像在養神，聽得牧師的聲音，她趕快張開眼睛。

「老牧師，怕是着了一些寒，傷風不是大病，現在已經全癒靜養，要你老人家如此關念太過意不去了。」想不到一病以後女孩子變得這末會客氣。

老牧師慈祥地一笑，拿起茶杯隨意呷着。一回，女孩子拍拍自己的床沿：「老牧師這裏坐。」

「現在精神還好嗎？吃些什麼？」關注地。

「很好，吃些滋補的東西。老牧師，你沒有忘記爲我的朋友祈禱是嗎？告訴你，病中我常常代他祝禱。」

女孩子天真純潔的真情使老牧師深深地受着感動，他微笑一下又搖了一搖頭，可是他分辨不出這種感動的滋味也說不出自己的心緒。

「老牧師，我好像記得你離開過上海的，什麼時候回來的？」

「喔，我到杭州去領了一次舊典會，另外又幹了一些別的事。」又呷了一口茶。

「杭州？」女孩子縮住了口。她覺得自己的情緒有些可笑。首先他想問問牧師爲什麼不告訴她可以一同去杭州，繼而一想，自己睡在病牀上就是告訴了她也是徒然的。她感到了一陣羞澀一陣不安，臉上泛起了紅暈。

「喔，我忘了，老牧師我要給你看一張照片。」說完從枕底摸出一本小聖經，翻過一頁，傳到牧師手裏：「老牧師，你瞧，這就是我常常爲他祈禱的人，你瞧他長得很神氣也很頑皮是嗎？」她的聲調十分柔和。

老牧師握住聖經，僅僅一瞥之下，就不安地抖了一抖。

「爲什麼，老牧師你的手在抖。」

老牧師趕快遮飾地打了一個噴嚏，他用手擦擦鼻尖：「唉！傷風了。孩子這青年很面熟呀！」

「面熟？真的嗎？你說漂亮不？老牧師，你說呀！」焦急地抓住了老牧師的手亂搖。

「很不差，而且樣子挺聰明的。」回過頭來朝着窗外：「唉，天下雨了。」他站起身來走近窗邊。

雙手緊抓着窗簾，慈祥的眼睛悵望着窗外寥廓的長天。阻不住的熱淚滴落在手背上，他悲苦地緊閉着眼。

殘酷的命运爲什麼要給天真的心靈來一次不幸的打擊呢？照片上的青年正是老牧師的幼子，而最近老牧師離開上海到杭州去，就是親自爲兒子主持婚禮。

縱然，不是自己的悲傷，然而怎能不爲一個真純天真的女孩上陪上傷感的老淚？他應該把這消息宣布嗎？以後又該用什麼話來安慰姑娘破碎的心，不變的情和純潔的愛？他躊躇在窗前，不知所措。

「老牧師，你在幹什麼？」疑惑地。

「我在瞧那些駛着斜陽的歸鳥。」緩緩拉出手帕擦去淚水。

「是呀，我每天看見這些小鳥歸窠的時候，心中就覺得這是他回來的象徵。」語氣中充滿着歡喜與愉快的音調。

「孩子，閉起你的眼睛！」說話沉重而嚴肅。

「爲什麼？」女孩子驚奇地偏轉頭注視着老牧師的背影。

「我們要有二次祈禱。」

女孩子喜悅地閉上眼，雙手虔誠圍上放在胸前，頭微微低垂，長長的睫毛不息閃動。

「好了，老牧師。」

老牧師帶着傷感的情緒，遲慢地走近牀邊，眼見孩子真純，虔誠的態度引起了一陣可愛一陣悵鬱。他已無法安定自己凌亂的心緒。抖抖地把雙膝跪向地下，低下頭，殷憂填膺，淚水像鞭痕似地掉下來。

然而，他還不知道這二次該爲青年祈禱，抑或爲面前的姑娘祝福……。

昆蟲匠

沈翊鵬

你曾經想過嗎：誰是第一個用樹木或磚瓦蓋造舒適整

潔的家的工匠，木匠，和泥水匠？當然不是人類。獾切斷

了樹木造穴，啄木鳥在樹幹上鑽洞爲家，懸崖上的燕子用

太陽曬乾的黏土築窠，都遠在人類還沒有脫離洞穴生活之

前。但也遠在第一頭獾，第一隻燕子，第一隻鳥或任何的

四足獸還沒有在地球大舞台上露面以前，已經有了昆蟲木

匠，泥水匠和其他的手藝匠；牠們伐木，鑽洞，鋸枝營造

牠們的家。昆蟲泥水匠用泥和黏土塑造小小的磚塊，耐心

地砌造牠們的土磚公館，裏面有各別的房间，走廊和門。

還有造紙的昆蟲，牠們能夠把木質纖維轉化爲紙片，較人

類用精密機器製造出來的還要堅韌，還要耐用。牠們覺得

紙屋比木頭和泥磚造的更適意。有的昆蟲住宅較現代的旅

行營帳，還要便於攜帶。所以我們可以確言，昆蟲是世界

上工匠，木匠，和泥水匠的鼻祖。

我們的工匠需要工具和人爲的助力才能做活，昆蟲手

藝匠完全用牠們自己的顎和腿完成奇異的工作。現在這些

昆蟲工作的方式和幾百萬年前牠們的祖先一樣。

昆蟲木匠中技巧最高妙，普通最常見的，是某幾種蜜

蜂；如果有興趣的話，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發現這些有翅木

匠工作的情況。牠們在硬木上鑽出來的圓洞，非常乾淨整

齊，切出來攔隔房間的木片，非常準確合式。這種蟲子是

大的木匠蜂，人類的木匠，使用最好的鋼製工具，沒有一

個能鑽出比牠們鑽的更乾淨的圓洞。

蜂木匠中最有趣的是剪葉蜂，一種和普通蜜蜂相似的

昆蟲；牠們常常在玫瑰花葉和花瓣上留下乾淨的圓洞，這

可說是牠們行蹤的報告。毀損的花葉雖然屢見不鮮，可是

剪葉蜂的窠却很難覓。它們都是位置在隱蔽處的。

人類往往看不起昆蟲，說是一個小蟲子；可是蟲子雖

小，却常常能做出很多使人驚訝，自嘆不如的事來。也幸

而牠們都是小蟲子；若是世界上的蟲子都像老虎，老虎，

獅子和熊那樣大小，現在統治世界的恐怕已經不是我們人

類了吧。

雙輪馬車上的醫生

康悌露

本書作者漢士萊博士曾在美國中部堪薩斯省海耳斯丹創辦一個有一百五十只舖位的醫院，著作過三十多本關於醫藥和外科手術實用方面的書籍。可是他還謙遜地說：「這本書可以由無數的老年的鄉下醫生們中任何一個寫出來。」

漢士萊博士曾在一個鄉下醫生那裏實習和「讀醫」。他在德國時曾就讀於一個函授學校裏。等到他成了一個超越的生理學家和病理學家之後，就回到堪薩斯省的鄉下開始行醫。他那時是坐雙輪馬車出進的。他一個做着四個人以上的工作，而只取低微的診金。

本書是美國每月書選會在一九三八年八月份所選出的傑作，並且極爲美國書評所置推崇。紐約雜誌中弄第曼說：「這是本動人心絃的傑作。你看了將要驚羨作者的坦白誠懇，言之有物的大聲疾呼，和隨機應變的智敏。」

早年的醫學

「哦！上帝，救救我們，消除這白喉吧！」這是在六

十年前，我父親在早上禱告時所震蕩地說的話。

一家人家，有九個孩子；在十天裏，有八個孩子都因白喉症而死掉。會獨留下的是一個才九足月的嬰兒；他母親即使在操勞家務的時候也要不斷地照顧他。

在那時候，幾乎每家的歷史上都記述着有幾個孩子由某種傳染症而死去。白喉是其中最利害的一種；而猩紅熱

却能傳染到整個四鄉，結果雖不致人于死命，却要使病人變成聾啞。痧子雖比較沒有什麼危險性，却總在孩提之際突然發生。當時都以爲這種流行症的發生是上帝意志的表現；所以世上充滿了求保護的祈禱者。

那時醫學還未發達，所以無人問津。病由細菌而起的理由還沒有人相信。只有天化，醫生是知道如何抵制的；但是不精熟的種痘術反而時常引起傳染。並不傳染的病症也是差不多。腹膜炎雖已蔓延到整個腹部，却還不知腹部裏有了厲害的病，更無知地說：「我底肚腸在燃燒了。」

剖驗是認爲極端衰瀆的；即使人死了，也不會使行解剖。以致這種重大的錯誤無盡止地屢次發生。

在鄉下，最簡單的手術也不知道；雖然在現在看起來是無關緊要的損傷，却要割去肢體而受害無窮。因爲不知道消毒，所有的傷口都生滲。外科醫生在施行手術時，普通都習于穿阿爾拜王子式的白衣；此後這種衣服就當作醫生唯一合宜的罩袍了。——當時還大都吹毛求疵地捲起了袖口。

我第一次所看見的施行手術時，外科醫生用絲線穿在針上，再刺扣在他的衣襟上以便隨時應用。在未用刀之前，他用牙齒把刀咬在嘴裏。

上麻藥是早已知道：一八四六年已用過，一八七三年開始用哥羅芳。在鄉下，比較少的傷就很少應用它；醫生亦只縫縫傷痕裂口而已。有些病在行手術時飲威士忌酒，有的在咀咒，有的在禱告，還有的行了這三種方法。

想到過去，我以爲當時的醫生，真正能診斷醫治的只有二種病：瘡癤和疥癬。醫生只會止痛，按接骨骼，縫傷口，和剖割孩子的腐爛。普通醫生所做的最大的工作是助產。我從未聽到過醫生會拒絕任何的診治；即使這種診治會使病人的肉體上需要無盡的痛苦，或竟有生命的危險，

亦爲醫生所不辭。

挑選職業

爲何像我這麼一個農夫的儿子會抱學醫的志向呢？這問題是無從解釋的。五十年以前，處在一個鄉下孩子的地位，竟有做醫生的野心，真是不易令人置信。在我們堪薩斯地方，一般門外漢以爲所有的律師和三分之二的醫生是在走向地獄裏去。另外平安的三分之一是有鬍鬚的江湖郎中，和專門抽烟飲酒而不上教堂的醫生。我知道假使我提出了我的志願，便要引起反對的風浪。——我十歲時所貪戀地讀的一本福脫醫師著的家庭醫師（Dr. Fortes' Family Physician）曾被我們的牧師付之一炬。

當時的江湖郎中自己開着藥店；他們坐在櫃台裏，一面看着他們的顧客和看熱鬧的人，一面在診治病人。他們只看看舌頭，假使有錶的話，也只是數數脈膊而已；然後就毫無責任地將現成的藥授給病人。大半的這種醫生是不會進過醫科學校，有許多只買過一本醫書。

在我們城中只有一個人，曾經在一所醫學院裏每年讀五個月他讀了二年年，因而得到畢業的正式資格。在他未飲酒而清醒之際，他保有着是個十分和氣的醫生的美譽。

他還有一間診候室。我的心裏燃燒着強烈的欲望，要想到這位學過醫的醫生底診候室裏去；但是看起來希望很少，因為我家裏是並不贊同的。

有一天我得個新奇的思想。我要壯着胆地跑進他的診候室，叫他替我拔一只牙齒。我雖然並無壞牙齒，我却以為會有比我所需要的一只牙齒更好的東西。我從沒有需要過比開這診候室的門還要多的勇氣；終於我進去了。醫生正坐在寫字檯邊的椅子裏。他挺起身來說：「孩子，你來做什麼？」

「拔一只牙齒，」我嗚嗚地說，他在桌上一堆污穢的工具裏挑出了一把鉗子，走近我說：「坐下來。那一隻？」

「我指了上部右面的第一隻白齒，——這是一隻最容易碰到的牙齒。經他粗暴的一下，牙齒出來了。在他重新跌坐入他的椅子裏時，又給了我一個指示：「吐到面盆裏去。」

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我竟會不是實足地厭惡這次的經歷而放棄學習的念頭。事實上我還全無學習任何別種事的意思。在我十五歲左右便到一個醫科學校去報名，這學校裏，入學時在英文方面要會讀會寫，還要由神父證明品行端正，同時要交一百元的學費。我的事業就這樣開始了。終於，我知道了一個醫生是怎麼造成的。

讀醫

當時剛進醫科學校的未來醫生們，起先總要化一年功夫在一個已畢業而執行業務的所謂導師的醫生那裏「讀醫」。學生要駕駛他的馬車，收拾他的診所，通常該担任司開和護士的工作。

報酬是這醫生准許他的學生看他的書和與他一起看病的人。病人的身上各處却不是百以任意讓學生看的。我在我的導師那裏是特別的幸運。他也要我強記住格萊氏解剖學 (Gray's anatomy) 中好的地方。等我正式進了學校，這對於我有着極大的幫助。

由於他的勸告，我挑選了西北大學，因為它的入學標準相當高，醫科要讀三年，每年讀七個月並且教師們都是在醫學知識上佔着首席的人。

產科學教授詹斯特 (Gagerd) 能把職業上責任的嚴重性深印在我們心上。他堅持「第一要想到這治療會有什麼害處」。承認病人所說的病情是神聖的」是他的另一條座右銘。

在課堂裏有一次講到產下就死的孩子，詹斯特便轉身對着大家。「我們一定要停下來想一想，我們技術上的缺點會減少世界上未來的大人物，」他像做戲似地說。——假使這死去的嬰孩是個有色人種的女孩子，在理想上，這似乎少了些重理性。但是在這時候，我們要被類人的天性所感動，這情景決不是什麼笑話了。

西北大學裏，除了化學之外所教的科目都由先生活潑的動作所教授。我們學校裏只有二個只做時間工作的人，這就是化學教授和門房。因此，科學的各科教育頗為不足。我們只要記住演詞和課本。但是這倒也有它的用處，——我們曾經實實在在地研究這科的基本原理。詹斯特不時的問我們，我們的記憶力被他訓練得嚴格之至，就是現在我還能在他的考試裏及格。外科醫生教我們以實際應用上之重要各點，並且是特別注重這些。因此我們學到氣管的生理解剖；假使要馬上爲白喉而應用氣管解剖術，我們却用不到在書本之外來看它。脾的脈管已當心地剖開而指示出了，甚至還要叫我們當心閉塞住脫腸。我們守着這句老生常談：「要行醫，不需知道的過多，却須知道的仔細。」

當然現在的學生是知道一點我們那時候所夢想不到的

事情，但是在於普通的疾病，我們却有更重要的事實根立在我們腦中。對於藥，我們也知道清楚，雖然我們並不知道它理論上的變化，却知道它實際的用處。目今若有一種在試驗室中沒有確定的變化的藥，沒有一個受過科學化教育的青年醫生會用它。譬如說碘化碘似乎對於喘息症的啞音不起反應，而在許多經驗上證明它能除去年老人的喘息，但是在今日醫治喘病時，這藥是禁用的。

老試醫生知道大半病人所感到興趣的事；更明瞭止住了他的痛苦，便也就能決定它的真實病情。假使平淡的藥能消除「要命的痛」，這痛就可見並不怎麼利害。普通實在重要的結果並不是我們所做的，却是病人以爲我們已做的。不願病人痛苦而只管驗血，化驗這個那個的醫生，他已忘記了疾病是跟一個人而起始和終止的。

假使我能再開始我的一生，我要這些老教師們回來。他們像一羣野馬般的沒有統一的標準，他們傳授下來的，只是一點點的知識而已。但是他們大量地給我們去切實地做和永無止境地去和類人的痛苦奮鬥的意志力。

科學上的各科在醫學上和任何別種學識一樣，是十分需要的；但是最重要的却是醫生的研究醫學，恰要像一個由旅行跋涉而學旅行跋涉的印度人。假使這個印度人要受

科學化的教育，他便開始研究關於各種動物腳的解剖學和走路動作的生理情形；還要研究泥土的地質學，以估計動物的腳在上面印踏的程度。這種研究的結果，他是有了實足的學問，而可稱爲一個受過科學化教育的旅行者；但是却害得他的眼睛不能看到任何足跡。對於醫生也是如此；大半的「頭挑」醫生是由研究實際情形而得到他的技能的。

出診

在堪薩斯的四年「鄉間診治」開始了我的前程。「鄉間診治」的意思，是說病人住在鄉下，而醫生自己驅駛着馬，駕着輕便馬車去看他。

大都的疾病發生在天氣不佳的時候，不是過熱或過冷，便是在大風大雨的日子。兩季裏，走的路壞得不能形容，平均每小時只走三英里；一天二十四小時常常要花大半以上的時間在這輕便馬車裏。這坐位做到像只短床；我總是把腳伸過前面的踏腳板而露在外面。但是這種睡眠只比不睡好點罷了。

出去時，路上不能睡得長久，因爲拖的幾只馬需要引導；而在回來時，可以在牠們直接跑回來。——那只是少

數幾只馬而已。租來的馬却不能依牠們了。牠們二個主要的特性就是亂跑瞎闖和蹴踢駕駛的人而要拋他到車子之外去。——我被踢過一次，使我膝上永久留着傷痕。亂跑瞎闖的原因，總該怪狗兒，差不多的鄉下人家都有二三隻大狗，這種狗在漫長的夜裏，遇到了趕夜路的馬隊便興高采烈地追隨着。等你一醒，才發覺你的馬正野性勃發地在田園裏狂奔。

在你進行之際，這種大狗常有極大的危險性。有一夜，一隻四鄰都知道它是危險的狗要咬穿我的喉口。我用我的用具袋擋住了喉嚨；等它向後一退我就用我常帶的六發手槍在髒邊對它的肚子放了一鎗。這一鎗打得很快很準，可惜沒有一個觀眾喝采。

路上安靜的時候，我便利用這時間打打野兔子，看看醫學書和生物學的書。我還需要讀法文書。鄉間的旅程中常遭到麻痺和危險。在沒有別人在外面的時候，和天時奮鬥，是沒有人會想得到這麼個醫生能勝任的。這種念頭引起了我奇特的驚悚。一旦橋面埋沈在水底下，我便依賴我的馬的斷定，它曾三次不肯過橋而救了我的性命；因爲後來我發覺這幾座橋已被水冲去了假使路上塞滿了雪，我便引馬在田裏走。雪深的時候，鏟子，剪子，鏟子，還有燈

飾之類就是我的工具；這些東西和我的藥物箱，工具袋一樣地多。

最令人生氣的就是費了千辛萬苦地趕到了一個只患頭痛而大發雷霆的婦人的床邊。大半的出診是由騎在噴沫的駿馬上來請的；他們只知道有人是「極危險地病着」。雖然我從來不拒絕任何出診，我却總是遵守這條規則：兒童第一，婦女次之，再後是老年人，成年男女，最後是患「歇斯的里亞」的人。把孩子放在前面是因為他們的病會突然變得利害，時間是極重要的。所以同樣的，會發生這種滑稽的事情：假使不能習於迅速，在醫生趕到前，這孩子或竟會復元。——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不會有什麼醫治貴可拿了。

請到了醫生，隣居們便能由「葡萄藤上的電報」而知道這消息。假使他們家裏有人也需要個醫生，他們便貼張紙頭在任何明顯的目標上，或者點盞燈籠就行。我記得有一次出診，除了一個原來請我的之外，還看了七個病人。

老是在夜裏十一點左右來請醫生的人，比一個吹牛失實，大驚小怪的人還要叫人難受的多。在一九〇〇年左右電話正已通行，因而在半夜來請醫生的事也格外的多了。我們所知道的一個人，他誇耀他從未在半夜前去請醫生，

而讓醫生贖他的錢。當然囉，他從不付錢給醫生；因此「賺他的錢，」這句話是很滑稽的。對於這種事，我感到枯燥而無味。有一天夜裏，天已很晚了，我打電話給他，說我為了一件重要的事一定要馬上見他。他延遲地說：他已經睡了，並且還不十分舒服。他已有過許多次數使我有這樣相同的感覺了。我又重說了一遍，隨即把電話掛斷，約在一小時左右之後，我聽見一隻馬在路上「的塔」作聲。普通我到他家裏時，他全家都已沈沈入睡；所以當他踏進我的門的時候，我假裝在睡覺。等到最後我准他進來後，我極平靜地對他說，我要他把會答應過我的乾草帶來。四鄰八鄉知道了這個事，因此他們能格外尊重這醫生睡眠的時間。

汽車一出現，新的問題也跟着產生。起初，汽車用於醫生坐到鄉間去還屬太貴，並且也太不可靠。汽車也是並不減少麻煩的東西；只是在路上難得會遭遇麻煩而已。馬遇到這種面貌陌生的四輪車時，就變得不能管制了。在夜裏，這種光耀明亮的車燈增加了它的可怕。很遠你就能看見道光，然後你得把車子駕駛到田裏去直要到這喘息的汽車緩慢地過去了，才能回上來。同時還有一件令人不開心的事，就是爲了怕遇到汽車，就不敢在二輪馬車裏睡覺了

我行醫的範圍像施行外科術一樣地擴張了，火車的旅程也普救了許多生靈。因為大部份出診都在小鎮上，所以一定要乘本地的火車。有些司機們在經過我的目的地的時候，假使這地方並不是車站，他們肯開得慢一點，讓我跳下去。乘火車的最大的不便就在於鄉下的客棧。

在夜裏，這種「黑店」的主人總先放一盞燈在賬櫃上，然而去睡覺。夜裏的「客人」知道，這意思是有間空房間的。我到這房間之後，必須要用這盞燈去檢查檢查，夏天是找臭虫，冬天該看看被窩。所有的房間都沒有火爐的，所以你得將所有的被褥都弄來蓋在身上，再將你的外衣蓋在面上。普通唯一要決定的，就是鞋子要脫不要脫。假使這被既破舊，而又冷得當然就不必脫掉鞋子。在這種夜裏，我能平心靜氣地看着溜逃在外面的馬，狗子，小溝，小溪，以及雪堆；可是這古老的鄉下客棧還是使人厭惡。

這種日子是永不再來了。——這使我為我自己和接踵於我後面的醫生慶幸。可是根本還有這類事的可能。譬如現在一個青年醫生要大量犧牲的到病人家裏去，再要坐上幾個鐘點等候病情的進展，他才可以對於病人有更多的瞭

解。至少做醫生的行業性並不該怎樣注重的。

我所留着的這種困苦艱難的印象是到處逢源地有着幫助。受着苦楚的人會得到他鄰居自願的援助。掙扎到病人那裏去的醫生也同樣受到各種的幫助。沒有人會叫苦連天。——醫生當然也不會訴苦，雖然甚至於有幾次最困難的旅程的費用還是要他自己掏腰包。許多免費看病的人會知道：豐富充實的要點是：人與人之間的同情。

(未完)

大學生不可不看：

大 學 週 報

新型知識綜合週刊

每週一大張售十元

社址：亨利路一百弄一二號

▲報攤均售▼

這裏能告訴你

將來你是怎樣一個人

文龍

這樣是要使我們能認識自己，認識自己的優點，自己的弱點；同時也是要使我們留意那些最能危害我們的罪惡，避免那些最容易使我們墮落的誘惑。

(一一)

讀完了第一節之後，我們現在來研究你的兩隻手的本身了，在未觀察以前，你最好把你的四周整理一下，你應該很舒服的坐着，靠近北面的窗子，使北極光很不受阻礙的射進來，有時候碰到手掌紋理細而繁的時候，你並且還需要一雙放大鏡來觀察你皮膚的纖維。還有在分辨你雙手的顏色的時候，切不要把你的手放在燈光之下，最好在日裏光線充足的時候看察，那末，你的判斷亦可因觀察準確而不致錯誤了！

座位，燈光，放大鏡都預備好了之後，房間的溫度最好也維持在攝氏七十度左右。在看察的時候，右手和左手

一樣重要，在兩隻手未完全仔細看過之前，切不要下任何斷定，非等到每一隻手都仔細看過之後，將兩隻手上所告訴你的，綜合起來，然後再行決斷。往往有許多人祇看了左手，就妄加猜測，而致錯誤百出，要知道我們人生不斷在更變，這種更變祇能從你的右手上才觀察得出來；如果你單單看了左手，那末你祇能夠知道你本來是怎樣的，而對於你以後的勢，你就不能知道。所以，如果你真正的知道你自己——你在進步或在退化——那你非看你的左右兩手不可，很多人本來是很懦弱的，而後來却變得很健全，或者本來很健全的，而後來變成懦弱了。左手祇表示你的本性，是你的「被動」手，右手表示你的近況，是你的「主動」手，不過，如果你是慣用左手的，那末就應該視你的

左手爲「主動」，右手爲「被動」，可以說沒有例外的。總而言之，那一隻手做事的就應該以這隻手爲你的「主動



「手，它表示你現在的狀況的，另一隻「被動」手，它指出你本來的個性。這樣，你就可以從你的兩隻手上，看出你在進步中或在退步中了。

在手的本身上，你第一件應該注意的，就是你手的皮膚的纖維，我們常常以爲人的肌膚僅不過是一層表皮而已，以爲一被日光曬焦就會脫皮，而其實呢，它是像小牛皮一樣的厚，能夠忍受任何蹂躪。在你看察的時候，你必須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手背上面。因爲手背是觀察纖維最顯明的地方。

纖維是知道你的個性的鑰匙；如果你的紋理是精細的，柔順的，嬌嫩的；最細柔的只有在嬰孩的手上可見到！你有一個優良靈敏的性格，對於平凡，粗俗的事情，你會感到不快；假使你是個屬於土星型的人，它可以使你減少憂悶，抑鬱喜怒無常，使你不曾一味的避開社交，使你怨世的态度亦可緩和一點；有這樣細柔皮膚的人，如見他或她是屬於木星型的，他或她一定不會一味的專權或暴虐！假使一個日神型的人有這樣細柔的手，他對美更會生出一種新的愛賞，他的本性將更高貴；他會使一個水星型的人趨於善美，而將他品性不誠實的一面除去；它能使一個火



星型的人馴服，緩和他鹵莽的性格，減輕他好鬥喜爭的本能；它會引領一個月型的人幻想更高的方面去；它會改善

一個金星型的人，不使低卑下流的慾望來控制他！

現在讓我們來比較另一種樣子的手——完全不同的他——
塊，那種皮膚，當你用手指往手背上摸擦上去，你能覺到
粗糙不平，你能看得出它有很粗大的汗毛管，觸上去生硬
非常，並且毫無反應！那種樣子手的人一定不會知道什麼



是高貴，什麼是精美；你如果不幸有這樣粗糙的一雙手，
那末你一定不管你現在所做的工作還是下賤還是高尚，對
於任何事情你會起一種低卑的念頭，粗糙的手會使一個木
星型的人更暴虐；使一個土星型的人變成卑鄙，吝嗇，迷

信和悲觀；使一個日神型的人成一個俗不可耐的狂說者；
水星型的人一個鄙陋的計劃者；假使火星型的人有這樣一
雙粗糙的手，沒有人將會受得了他的犯冒的態度；月型人
有這樣的一雙手，他會有低卑的幻想；而金星的人呢——本
來富有愛美，仁慈和同情的性格的，一變為祇知道滿足俗
鄙慾望的人了！

總而言之，細柔的皮膚能使任何一切更優良
些，粗糙的妙膚更卑低些！

除了上面二種絕對不同的手外，還有一種最
普通的手——富有彈性的手，既沒有很精細的汗毛
管，亦沒有很粗糙的皮膚，而是二者之間的中等
手。那種手的皮膚有彈性，但是却並不生硬！忙
碌的商業家，律師，醫生或是牧師都有這種樣子
皮膚的手！

在結束觀察你的雙手皮膚之前，再來研究
你手指第一節裏面的形象，很多人的手指的第一
節有高起一塊圓形之內，這塊高起的肉是由很多神經纖維
所組成的，它表示極度的有感覺性，如果你的手指是這樣
的，那末，你對於四周任何事物都極注意，很容易傷感，
就因為你知道你自己很容易受到不快，你對於人家的情感

也極其小心，你寧願自己忍受，而不願傷他人的感情，這種靈敏高起的肉塊愈厚愈大，你的易感性也愈深！

(三)

其次要注意到的是你的手的密度了，所謂密度，就是意思說你在壓力下的強或弱；你叫一個朋友把你的手緊握着，讓他的手指四周包圍你的手，慢慢地用力的壓擠，直等到他尋出你的手對他壓擠所生的阻力，然後，叫他很緩和的放鬆了你的手，而讓他用他的手指很重的揪你的心，叫他不要揪在有老跡的地方，這樣，他就可以尋出你的手是強的，軟的還是弱無力的，你不要誤會有老跡的手一定是強有力的，——雖然老跡的造成是要費去一些努力的，譬如說，騎腳踏車，打高而夫球，滾球戲，划船等都會在你的手心上造成老跡，這種老跡的存在並不是由於真正的努力，而是爲娛樂的追求而來的！

手的密度可分爲四種來說：

第一種是懦弱無力的手，如果你有一雙弱而無力的手，當你的朋友用力擠壓你的手時，你的手一定沒有一些反抗的阻力，假使你的朋友氣力用得大一些，你的肉和骨好

像粉碎的樣子，這種手最沒有用，你祇會夢想，但不會做事；你能愛，但是你的愛祇表示於言語之間；這種手的人慾求精神上於物質上的奢侈，但是並不努力去達到它，簡言之，這種手的主人是個勤吃懶做，窮奢極慾，專事夢想的人，像一隻在風浪的海洋中任其飄泊的小船，然而，這樣人大都有天才的，然這種天才却因懶惰而荒廢了！

第二種的手是柔軟的，它與第一種弱無力的手的區別在於它是有骨的，但是這種手亦是一種無力的表示，所不同的第一種人是永遠的情怠成性，第二種人可以鍛鍊，使其發展他所有的天才！

第三種是富有彈性的手，如果你有這種的一雙手，你的朋友擠壓你的手的時候，他也會覺到反抗，彈性和活力，你的手心像橡皮一樣會跳彈反應，你非但會說，並且會做；你充滿着活力，做事恰到好處；你是社會上的中堅份子；如果你的品行是優良的，你一定是個可靠的，負責任的，勝利者；簡言之，你是個聰明強有力的人！

最後一種是堅硬的手，這種手的人往往不十分聰明，並且手的皮膚往往很粗糙，你如果有這種硬不可擠的手，你一定很勞碌，用手工正是你所歡喜的事情，你的腦子很呆鈍，對於新的思想你不會感到興趣，你的思想不肯「轉灣」，你僅有「力」的表現，而沒有「腦」的運用。

在分辨手的密度的時候，你要注意你的左手和右手，如果左手是軟弱的，而右手是富有彈性的，那末你就知道你的能力在增加了；如果左手是強硬的，而右手却很軟弱的，你就知道你在變得懶惰了，……。(未完)

編 後

潮流的第二期能夠出版，至少使我們感到相當的快慰。

這一期的內容和上一期有着顯者的不同，是進步了呢，抑是退步了，我們不敢說，留待明眼的讀者自己去評判吧。作風的不能一致，使編者感到極大的苦惱，但有時候不得已的不能不把自己攪在大雜燴裏，其苦惱應該是更大的，以後我們將努力于風格的調整，希望能拿出一點拿得出來的東西。

這一期我們很榮幸的刊載，幾篇好文章，願意特別的介紹一下。

獨山先生是海上的名教授，輕易不肯爲文，這次肯破例的爲我們撰寫「皮屈拉克與勞娜之戀」十分感謝，以後獨山先生並允爲我們繼續撰寫歐遊雜記。

郭朋先生爲海上青年名作家，「鹽巴客」一文轟動文壇，此次我們刊載一篇郭朋先生的近作「五月的紅河」其綺麗的筆緻較之「鹽巴客」尤爲出色。

余亮，何凱，余愛淥，沈翹鵬諸先生，爲海上翻譯名家，無庸編者贅述，以後並允爲本刊長期執筆尤爲感謝。

孫了紅先生因病，續稿未到，謹向讀者致歉。

本刊的一切均不能滿意，以後自應努力改進，並希望讀者諸君賜教。

至於碧流月刊，因籌備不及，暫緩出版，所以本期的稿子均由碧流轉來，謹向作者致謙。

徵稿簡章

- 一 本刊歡迎投稿，園地絕對公開，創作、翻譯均所歡迎。
- 二 翻譯稿件請附寄原文，如不便郵寄，務請將原文出處雜誌名稱、著者、出版時日，詳細註明。
- 三 來稿請用直行稿筆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一紙勿寫兩面，如有插圖註明，請用黑墨繪成，以便製版。
- 四 來稿請寫明姓名，住址，發表時署名聽便；並附回件郵票、信封，以便作錄取與否之通知。
- 五 來稿本社有修改權，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 六 來稿一經刊出，當以現金為酬，其版權即為本社所有。
- 七 來稿請寄上海郵政信箱三三〇號兆年書屋潮流社編輯室。

國民政府宣傳部登記證在申請中

潮流叢刊

第二冊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每冊
零售

中儲券八十元

編輯者

潮流社
上海郵政信箱三三〇號

編輯人

鄭兆年
上海郵政信箱三三〇號

總發行

兆年書屋
上海郵政信箱三三〇號

總經理

街燈書報社
上海望平街三三〇號樓上

建國書局
南京中山東路太平路口

新國民書局
蘇州觀龍街七〇〇號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廿二日出版

文壇之生力軍

兆年書屋出版

大型純文藝月刊

·特約選述人·

丘石木	堯洛川	黃軍	吳伯簫	陳汝惠	朱雷	譚維翰
丁諦	王子予	畢基初	關永吉	梅娘	司徒軻	程錦昌

文潮

鄭兆年 主幹
馬博良 主編

大型綜合性叢刊

·特約選述人·

徐慧寰	沈翊鵬	沈寂	石琪	郭明	施濟美	程育真
陳汝惠	關山月	孫了紅	南嬰	胡悲	訥厂	徐翊

潮流

鄭兆年 編